

地 250
42
部 = 86

江西通志稿

第八六册

黃遠生遺著序	民	潛德錄小引	梁懸蔡先生從祀九江名宦祠錄序	懷葛堂文集序	響濤山房詩序	石渠叢覽序	黃崧甫先生日記後序	黎水文叢序	程山文集序	重刻玉巖先生遺錄序	白龍泉志序	重刻崇實堂文集序	芝郡文獻錄序	重修餘干縣志序	正字通序	趙山南詩序	劉虛舫觀察算學五種序	會昌劉安國力餘集序	賴楷立泳古堂詩序	四代焚餘存稿序	程山文集序	陳凝齋遺集序	饒霖南研齋齋文鈔序	鄧南阜先生文集序	謝逸菴詩鈔序	左傳濟變錄序	雲居山誌序	佟中丞著詩集序
林志鈞	汪世麟	不詳	姜宸英	周學健	陳奉茲	陳道	陳道	陳道	陳道	陳道	劉景舉	劉都	史簡	史大成	史彪古	盛謨	趙敬農	楊枝遠	楊枝遠	甘表	甘京	黃祐	蔣士銓	彭家屏	李根植	李其聰	李道泰	李元鼎
193																												

江西省博物館

黃紙

天微書序

西山履仙會真記序

唐施肩吾

性非生知道學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尚於明文藏

機隱意恐輕泄於聖言此物屬詞乃密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

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

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真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

符尊師之一言自知真偽水火木金土五行也相生而為子母相

剋而為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顛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

下精氣神三田也精中生氣氣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反覆之義

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之顛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為有

道之人也得三田之反復方為得道至於百無一二今未後學徒

有道名真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耳

遂從前聖後聖秘密符同集一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

江西通志雜稿

卷

真

應一燕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元機因頌短篇發明鐘呂太上
至言庶得將來悟勤而行之鑑僕以出塵寰同作蓬瀛之侶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唐顧況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昭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太皞之於

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太冲登秀才之

科蘭陵蕭茂挺日以孔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祕書

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翕然超義恐在其後君既篤善心親

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

容君既施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

此主恩人望斯末之替竟免其官亮彼福人不微細故必獲他咎

竊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是清響不奮哮嗥有聲或以其言踐

朝典賤于西鸞泣拜曰不然日月有缺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

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蠹如樹之有蝎不敢

幾	焉	役	文	之	士	懼	禍	之	不	暇	朝	夕	度	惕	苟	無	深	疵	不	敢	言	瑕	春	秋
暮	矣	溫	溫	生	疾	竟	終	餘	水	之	上	君	門	深	而	不	得	觀	舊	虛	滿	而	不	得
歸	朋	方	覺	而	君	已	歿	有	文	集	三	十	卷	遊	名	山	而	窺	洞	窅	老	略	舉	奇
峰	紀	勝	境	至	於	鬼	怪	不	可	紀	焉	臨	終	賦	詩	意	不	忘	本	凡	古	人	所	詠
山	水	遊	仙	田	家	之	什	脫	蔚	羅	走	思	以	自	適	其	可	得	乎	卒	忽	之	辰	以
况	從	表	兄	弟	平	生	相	愛	手	運	遺	扎	心	存	顧	託	家	子	誦	誦	厥	德	不	忘
前	好	得	而	叙	之																			

六	經	所	以	載	道	傳	之	後	世	而	詩	者	止	乎	禮	義	道	之	所	存	也	周	詩	三
百	五	篇	有	其	義	而	亡	其	辭	者	六	篇	而	已	大	而	天	地	日	星	之	變	小	而
森	鳥	草	木	之	化	嚴	而	君	臣	父	子	別	而	夫	婦	男	女	順	而	兄	弟	羣	而	朋
友	喜	不	至	責	怨	不	至	亂	諫	不	至	奸	怒	不	至	絕	此	詩	之	大	畧	也	古	者
登	歌	清	廟	會	盟	諸	侯	季	子	之	所	觀	鄭	人	之	所	賦	與	夫	士	大	夫	交	接

江西通志編纂理組
江西通志編纂理組

之	際	未	有	舍	此	而	能	達	者	孔	子	曰	為	此	詩	者	其	知	道	乎	又	曰	不	學
詩	無	以	言	蓋	詩	之	用	於	世	如	此	周	衰	官	失	學	廢	大	雅	不	作	久	矣	由
漢	以	來	詩	道	浸	微	陵	夷	至	於	晉	宋	齊	梁	之	間	哇	淫	甚	矣	曹	劉	沈	謝
之	詩	非	不	工	也	如	刻	繪	染	穀	可	施	之	貴	介	公	子	而	不	可	用	之	黎	庶
陶	淵	明	韋	蘇	州	之	詩	寂	寞	枯	槁	如	叢	蘭	幽	桂	可	宜	於	山	林	而	不	可
置	於	朝	廷	之	上	李	太	白	王	摩	訶	之	詩	如	亂	雲	數	空	寒	月	照	水	雖	千
變	萬	化	而	及	物	之	功	亦	少	孟	郊	賈	島	之	詩	酸	寒	儉	陋	如	蝦	蟻	蛤	蛤
一	啖	便	了	雖	咀	嚼	終	日	而	不	能	飽	人	惟	杜	少	陵	之	詩	也	入	古	今	衣

被	天	下	藹	然	有	忠	義	之	氣	後	之	作	者	未	有	加	焉	宋	興	二	百	年	文	章
之	威	追	還	三	代	而	以	詩	名	世	者	豫	章	黃	庭	堅	魯	直	其	後	學	黃	而	不
至	者	後	山	陳	師	道	無	己	二	公	之	詩	皆	本	於	老	杜	而	不	為	者	也	其	用
車	深	窳	雜	以	儒	佛	虛	初	粹	官	之	說	雋	永	鴻	寶	之	書	牢	籠	漁	獵	取	諸
左	右	後	生	晚	學	此	秘	未	親	者	往	往	苦	其	難	知	三	江	任	君	子	淵	博	極

厚書尚友若大暇日遂以二家詩為之註解且為原本立意始末
 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欲
 以言冠其首予嘗志二家詩興寄高遠讀之有不可勝者得君之
 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
 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知音者
 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形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形名度數之表
 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
 所聞於豫章者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為足下道也
 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既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
 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
 子淵尚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
 有司為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之士也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志 續修宜春志序

續修宜春志序

宋張嗣古

九邱之書不可得而見矣然高賈一編其於山川土地之別貢賦
 物產之宜靡不登載則去古雖遠學者尚於此乎有孝後世郡邑
 圖記之作其幾是歟宜春為江右名郡韓文公典州日愛其賦稅
 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異時因饒客嘗寄意於江山多勝游之
 句然風土之可紀者蓋非止江山一事而已郡舊有志徃徃攷訂
 不精詳而或失之煩簡而或失之畧牴牾重複覽者病焉而況距
 今六十年間事多興廢沿革則大書特書以誌悠遠誠當不一書
 而遂止也宗卿滕侯撫藩踰年一新簡陋典章文物尤所經意乃
 命郡博士林君護新醴陵大夫張君耕博訪舊聞蒐輯放失隋事
 編摩臚分彙列釐為若干卷於是郡四邑之事槩然如指諸掌
 將錄本以永其傳乃屬予為之序予晚學不足與斯文惟侯之為
 此州也約已厚下民懷吏乎講明利病以序罷行皆所以為一方
 長久慮也而東於簡書局於歲月不得以盡行其志焉則是書之

作豈為無意哉。揭教之米雖獨而取於民者未盡平也。折捐之令雖格而和買平糶之害未能除也。珥筆之謗雖弭而風俗之醇猶未徧也。防患之意雖至而李渠之利尚未復也。以至山川之氣未發。田里之力未寬。鬼習盛而未革。官府備而未完。變通而推廣之。是豈無望於後之人乎。予故考述侯之志。著之篇首。庶幾因其意以求其意。有以充其惠於無窮云。侯名強。起金華人。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續編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宋司馬光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光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上下數千載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編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核通況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以還訖於顯德凡闕國家之興衰繁衆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其喜為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即以誣之道原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以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甯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得之光昇判而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
 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
 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或得履疾
 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期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陳輒取書修之病益
 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
 四十七嗚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然何為
 復病而天之耶此蓋使人痛惋愴怛而不能忘者也道原者學方
 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
 在和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
 正舊文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
 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
 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
 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晝夜讀
 且鈔留自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醫道原致疾亦錄學之苦耶方

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
 而終附之而譽而背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此肩是也道原獨奮
 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
 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旁之
 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
 弟姦諂者疾之如仇雖因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
 申張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
 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
 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贖之
 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去則
 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
 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
 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畧譜各一卷資治通鑑

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磨歷本皆不
 同錄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
 書以參較己之書是非得失氣垂盡力口授其子義仲為書屬光
 使謀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
 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為人謀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
 不知道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
 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
 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
 安為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為顯上全不能屈節事上官
 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
 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南豐先生年譜序

宋新朱

紫陽朱熹曰余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
 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嘗至於斯夫其所
 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
 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抵牾而况於公之所以為書者
 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私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
 嘆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屬閱次之著於篇

大宋登科記序

國朝登科自建隆之庚申至紹興之庚辰姓名登載者毋慮二萬

三千六百人有畸為二十一卷後乎此蓋將億萬數而未止唐人

所謂千佛名經良不足道先是吳興學宮有鏤板混然不分墨第

所紀但進士而已制舉詞科顧泯沒不傳貢士又傳著牘尾其宅

魚魯脫逸不可縷析或一榜至誤百有餘字覽者不以為善其始

放唐姚康所作科第錄凡以是進者畢書之採摭功令粗存因革

具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悉為表出大魁若異科則文識其鄉

於下進士自慶歷後得其小錄始可考建炎以來蜀人以道梗且

遠不能造庭故中州漫不知其名氏今皆並列明經諸科國初取

人其眾史畧具名莫能盡載武科非文章童子或偕計吏或賜帛

罪故弗著既成刻於新安郡舍蓋堂

西省通志館稿紙

西山先生讀書記序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

刊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也其下卷未及繕寫而先生沒橐藏

於家學者罕見之漢來建安請於先生之子仁夫右司傅鈔以來

手自校定釐為二十二卷將欲刊之倉臺適福之郡文學吳應尹

以書來請曰願得本并刻焉以備一家之言乃以授之而助其費

之半漢疇昔從先生游實與聞作述之大指每竊妄論四記中惟

乙記最為世間奇偉未嘗有之書先生既以衍義上之帝所續之

經矣獨輔治之法既不及見諸行事而塵編蠹簡久蟄屋壁乃今

出而流布使夫世之有志於尊主庇者民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

日當大任據千載而施四事真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

生佐王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非其平日至大公之心也哉綱

目訖於五季而橐本僅至李文饒至今不敢輒補又元橐間有附

註別說者乃漢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初

橐者其無所疑云

宋 湯 漢

頁

陽玉巖遺翰序

宋 郎建極

自求志節之士何地幾有要在上之人揚聞其風徽則人心有所
 激勸莫不知其虛恥相尚俗美化溥即由是而致南安之屬邑有
 玉巖山者為宋陽行先學錄隱居處學錄清標亮節卓然人宗揚
 龜山代為刻為東坡及蒲傳正並有贈言至今奉祠俎豆此最其
 彪炳者也陽氏嗣孫襄集玉巖遺錄一編則學錄自著詩若文大
 觀朝誥教二道與歷代名人題贊皆在焉世人第以仰學錄芳型
 亦為知數百年來嚮慕而誦說之者若是其深且長乎海甯陳子
 為引予觀今之為政者率急急於簿書期會而於教化本務畧焉
 不諱是編實可以風世勵俗懦者立而頑者廉非徒取其文詞已
 也自今以後學錄行詣歷久彌光且舉昔人不甚著姓名與夫未
 傳者撰亦得流播人間賢守表章之功洵不可少哉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九頁

師友尺牘序

宋 真德秀

以其類故升河南之堂者以問學游眉山之門者以文章而功名
 氣節之士其所親附亦各異向有不吝強同者方擬齋之少也東
 萊公東湖徐公茶山曾公愛之如子性其壯也劉忠肅公李文
 簡公禮之為上履其老也朱文公張宣公親之為畏友此六七公
 皆當世偉人而其所言各異獨擬齋周旋其間見遇如一於戲此
 道可以苟得哉今讀公之詩則藹乎風雅之旨也讀公之論則縝
 字經濟之用也讀公之經說則粹乎義理之正也其道廣故不倚
 於一偏其器博故不局於一能其為數公器重宜矣文安之號厥
 惟稱哉公子道學示以雁湖李公贊述謹再拜而書之

懷岷居士集序

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生顯道得其父句法放浪江湖間與邊均父

詩人游從唱酬其題壁與和韻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

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元度又云秀句無二

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

父子詩無能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公朝宗

等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序之披讀三過蔚手若玉井之蓮敷月

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灑瀕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

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與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南豐先生文集叙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懷

驚奔放雄渾瓌偉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扶怒江潮之波濤煙雲之

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如

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二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

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

午漏盡投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

守而為之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

時為尚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

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

相敵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

宋吉水楊萬里

江西詩派總序

宋 劉克莊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
 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人王直方詩絕火無可
 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謂詠
 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后山彭城人韓子
 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
 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
 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
 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
 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
 萊居后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艇齋詩集序

東 劉南 陸 游

頁

古之說詩者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臯陶周公召公吉甫固
 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謫流離困悴自道其所志是亦志也然感激
 悲痛憂時憫已托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
 安常處順超然事外不檢不慙發為文詞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
 利寔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南豐曾襄
 父之詩其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襄父於行在自
 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益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襄父已歿
 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為恨一日友人趙去華考謙
 寄表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襄父得意可傳之作蓋
 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歎去華為郡博士尚能訪求之稍增編
 快計無甚難者敢以為請襄父諱季狸及與建炎過江賢游尤見
 實於東湖徐公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宋 陳貽範

漢孝宣帝嘗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
 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為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
 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
 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
 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部故
 城後徙吳芮城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
 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
 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推于廳壁記自
 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
 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開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
 周鈞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
 間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
 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于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
 有耶余倅于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
 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
 人著于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立祠班春堂
 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
 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
 之遺風餘美實泆于物每見于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
 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創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
 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微名于世庶其垂
 話于後而不事于台崇之歌咏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邱歷
 延慶抗越蘇潤青頰邠擢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績燦在圖史
 家集奏議間何假于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
 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
 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彙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

序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
 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大小無不浮其理之明
 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則公卿
 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被飭而彰大之載於書詠於詩
 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
 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譽之盡存於陸
 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標上為像丹青其外而中莫取焉此豈獨學
 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耳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
 顯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
 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為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後學者知尊周孔
 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
 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性情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
 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解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
 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
 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堯舜萬幾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為快繁
 夥難於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
 三館四庫之所藏夏縉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
 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誦諫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禮奏疏表
 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歲銘贊頌取其精懿而詳明者以至碑記
 論序書啟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為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為
 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如採掇略存
 一代之制定為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清熙四
 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為之序
 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釋隆指抑賞竊讀大
 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檄檮官人也早麓受祖也
 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為言蓋魚躍於淵氣使之也迨琢其

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
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共一牛費省而功
倍爾易傳出於魏晉第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考考工正義
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
山海一篇而劉歆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為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歟
又云出於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為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
合况叔均乎故無錫尤表定為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
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予之謬誤
亦可哂哉若祀之屬揚雄方言往往三名未陽既書之矣遂使他
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雲者也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出夏高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
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
立傳五世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

江西通志補遺

受封於楚為歐陽亭侯亭侯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子孫因
以為氏漢高滅秦得無疆七世孫搖復封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
陽亭侯之後因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之
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和伯仕於漢最顯世為博士
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仕於晉最顯曰建字
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是也建過趙王倫之亂見殺兄子
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於陳者曰頽威名著於
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
猶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
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生和和生雅推生效楚效生謨託謨託生
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八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八
祖之後蓋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於僭偽歐
陽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
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統一統八祖之子孫稍復出

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
人後又三十年某與龍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
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來傳今百年或絕或微分散
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餘休列官
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然遂將老死於闕夫無德
而祿厚也適足為身之塊尚敢以為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
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遺世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
備聞祖考之道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康為吏以
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弟者獲承其一
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
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
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八祖歐陽氏之
子孫甚眾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守而不失
其必有當之者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志 四

指南錄自序

軍文天祥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
阜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成樞使宜中謀遷三宮
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
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
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特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即引董參政以
兵屯權水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牲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
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報交馳北約
當國相見請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
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一日
至高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
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
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

國陷吾民者，議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
相知，未幾費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
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
伴逼予同往。予被逼，急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
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
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贖商
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
予致書兩淮，問合兵與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
文書謂丞相為贖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子出門，勸奔淮。
兩子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子必感
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
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陷。不如渡
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
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子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
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
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
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屣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
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趙維城洗冤錄序

宋 文天祥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
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生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
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
事，懵然受成，其為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
冤錄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駁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
樸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
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績，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

君此編而於書再一焉雖不中不遠矣

帥正錄序

宋文天祥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把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為險健之極莫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為憂患之書也冀君子揮罕吾廬陵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大表折以貳氏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厚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升豫章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吉水縣文昌鄉義役序

宋文天祥

吉水縣文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為序則貽書於子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為義役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乙乙復曰甲輟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吏雁鷺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素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樂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其權在於盜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曰爾役日月若干爾未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

在吾鄉里和氣問義之用大矣且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
遊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
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
久處敗羣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
為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交信錄序

宋謝枋得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
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
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
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
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
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愧矣同
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

江西通志卷之九 藝文志 第九

怨而有東漢黨錮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
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失交何能堅名之曰交信
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
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
矣

秀山小稿序

元崇仁 吳澄

宋從政郎建甯府節度推官南豐鄧元實咸淳戊辰進士元至元
戊寅秋卒仕未十年年止四十七平生遺文僅僅存此皆一時隨
俗應用之作非有意傳後者然葩華光彩至今焜耀人目亦其才
思之超邁而然子既昭既以錢諸木孫允文又以按諸人蓋欲承
其傳廣其傳也豈非孝子慈孫之心者哉

牧庵集序

元吳善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東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

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

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

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七上君子相與度長而

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撮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頁當代宗

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即我朝國初最號

多賢而文章最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

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游畋為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

非所謂素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為翰林承旨

予忝末屬始拜公於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

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

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謂吉南來矣曩得寧國所刊本讀之既非全

帙譌舛尤多每為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特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
一頁

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贖學餘錢命工鋟木

大惠後學予時承之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

與錢塘學者葉景休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

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

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

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雄深雅贍

世罕有知焉譬之大羹元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草元者

之有望於後世之子雲也宜哉

廣信文獻錄序

元危素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為人其文章尚節槩

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

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登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

閣知同州鄭公驥以來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余家

濟貴漢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備至，親往求之，卒
 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脩宋史，信無一字送官，猶
 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
 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佚，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
 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為文解，久
 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
 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
 蒐輯，眾頗非笑之，而文質不畜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則
 曰：「歲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縣之事。及
 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文質將還江南，備求
 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
 與飄風遊塵，壹歸於湮沒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太平十策序

元 危 素

大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
 謹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
 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彝，通
 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王方入
 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
 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
 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於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
 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
 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燦然可舉
 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詭而已。願豈可以老
 生常談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

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藁書以歸之。

經邦軌轍序

元 危 素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兼聽、寡欲、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校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余叙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況於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危亡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者乎，傳說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歷服，敷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山菴圖序

元 危素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於先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表徇久之，其門徒願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又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出夏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早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里人，憶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嚮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而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於朝，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宜然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攜。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候我於仙巖之上遊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郡邑之有圖志，其來尚矣。蓋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之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之書始行。禹貢一書，載天下山川土色田賦，包貢草木，甚詳，而聖人定之，以為經。漢高帝初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以此盡知天下阨塞，則夫郡邑之圖志，豈細務哉。瑞為郡，昉於唐，復於宋，國朝因之，歸附且百年，百廢具舉，獨圖志闕焉。至治初元，普寧崔公棟，寔長郡幕，獨慨焉，隆典之未修，言諸總府，僉以為然，迺屬筆于予。予惟方今四海會同，窮天所履，極地所載，悉屬來臣，若瑞郡者，何可勝紀，不有圖志，則非惟地理貢賦無所考，且將無以垂後。於是始收錄官府素牘，類而編之，且參考舊志，撫以新聞，使因革互見，燦然在目，為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門分類析，綱舉目張，覽者如視

二四

諸掌。後之來者，按圖考貢，且以徵輸，庶幾無壅蔽之患，而亦知前之為政者，能識大體云。

豐水續志序

元 揭傒斯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已陞為富州，又二十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特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數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為政者感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改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儀禮本經疏會序

元 馬廷鸞

予生五十年未嘗讀儀禮一日從敗帙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
 四帙正經註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蓋古明經學究專科儀
 禮註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
 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予老矣懼其費目力
 昧幽冥將尋訪古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予老矣懼其費目力
 而無所補也長兒跽曰家道衰本儀禮經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
 觀覽意欣然領之整緝之釐為九帙手自點校併取朱氏禮書與
 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以為
 完書俯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云豈欺我哉其為書
 也於奇書與昏中有精義妙道焉熾悉委曲中有明辨等級焉不
 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聘鄉射
 且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推士禮而達於天子以為缺不可考之
 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一大夫也下大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夫與上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
 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註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空青集序略

元

馬廷鸞

子自誦活翁扶藜對藪之吟曲阜把卷臨燈之句因已慕用公衮
 才章之盛顧前修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猶多遺落况過江前後
 間乎一日西泉吳太史為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於家予惟
 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居柄用之時繼繼於諸賢
 流落之後未幾沒跡毀廬相隨入黨迄天地重開始能以三朝正
 論暴白於世視同時諸貴公子孫所謂繼志述事者其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楊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
 以三世風流頌其文近世李雁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
 青諸人豈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世不能掩也今其遺
 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云

昭忠逸詠自序

元 劉麟瑞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其有偷生徇利者豈禮也哉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是之謂乎嘗讀子待中顏平原暨張許二公死節事未嘗不潛心緘閱若身處其間雖歷千載猶使人興起也非志士仁人乎宋末革命豈無繼踵者顧湮鬱弗彰殊可嘆也欽惟太祖皇帝啓運朔方肇興大業世祖皇帝神聖英武受天明命混一區夏兵威所向罔不解甲投戈以迎王師亦復有不忍遽忘君父背城借一戰者豈違乎天命哉為臣死忠古有明訓亦惟曰臣子職分耳苟食祿避難含耻易節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於義何在春秋衣斧何所逃乎善乎翰林侍讀學士元公明善志集賢直學士文公陞之墓曰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葉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某官某書

昭忠逸詠

卷

二六

法昭昭則世之公論豈英追惟伏節死義之士事日益遠歲日益深遺老日益凋謝舊聞日益銷沒其不與草木同腐者幾希暇日搜討遺事賦五十律題曰昭忠逸詠惜乎才疏筆弱無能發揚姑志其槩以彰節義俾死封疆社稷者含笑九地曰吾名不泯矣寧不少慰忠魂於千載乎寧不為風化之一助乎於是乎書

陳文定公奏議序	故資政殿學士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致仕贈開府儀	同三司詔文定陳公諱宗禮字立之初試瀋祐殿廡時理皇在御	二十年頗事酣宴公對策極言人主不當徇逸樂忘憂勤上嘉其	切擢實魁三厥後歷學館升郎闈屢以忠鯁聞遠事度皇由憲府	瓊闈以至履班彈劾封駁風采凜凜晚登二府甫兩月亮於位公	之出處本末如此公自韋布即以名節自厲嚴介絕俗授徒自給	外杜門蕭然不輕以一武詣人益凍餓自守如后山靜重難合如	了翁也進列貴仕則素履靡渝丹心彌壯其有德有言者歟予聞	公諫稿盡卷率醜潔勁正嚴整條暢而源流經術通達國體莫不	別嘗洞悉詞理俱到有撰鱗逆耳之旨拊心疾呼之辭忠君愛國	油然其味者也嘗聞先哲士大夫之言曰近世論諫惟公為冠于
---------	---------------------------	---------------------------	---------------------------	---------------------------	---------------------------	---------------------------	---------------------------	---------------------------	---------------------------	---------------------------	---------------------------

卷之七

亦竊比之包孝肅劉亢城輩人斯論殆不可易公之仕在瀋祐甲	辰至寶祐戊午間是時右相丁大全狂戾恣肆威炎薰灼世以風	子目之無敢嬰觸然特推敬公召為尚書郎兼丞相椽意將引以	自重公進朝乃首疏之其曰鳳隱龍潛蛇蟠蚓結者指丁也且以	四大願請於上天顏開納而丁盛怒曠臺劾斥歸田才大全咸育	朝野百喙俱喑惟公奮不避禍白發其奸縉紳歡傳以為朝陽之	鳴蓋自是直聲著矣明年而澣黃渡武昌圍詔氣大全貴州以死	公遂登用識不識咸曰此嘗時正人也而責春秋之備者且曰公	素尚風節層閣鐵壁晚輕一出白壁微瑕抑不思大賢為國出處	以道咸澹中賈似道久柄國國勢岌岌矣仇視端直守命檢回校	風了無大異常獨憚公方嚴居崇禮敬公多遠引高卧每以不能	致公句數一旦聞公翻然治任語兩浙部使者趙德茂以公出政
---------------------------	---------------------------	---------------------------	---------------------------	---------------------------	---------------------------	---------------------------	---------------------------	---------------------------	---------------------------	---------------------------	---------------------------

喜動顏面其欽重若此也天假公年共政而久處磨礪規正之似
 道必為公動則救敗局回危機將宗社生靈實嘉賴焉不然公生
 平清約高簡浮雲利祿閉居掃地焚香而坐顧以七十日居政府
 為足以洗公過矣公所著詩文甚富今某獨裒其奏議若干卷將
 刊以行世知所先也俾予序之昔李序韓蘇序歐皆其門人予公
 門下士也故迷其大畧焉欲觀公者是集見之公家南豐之千絲
 學者尊稱曰千峯先生云

江四通志卷之七

卷七

補史十忠詩自序

元劉壘

詩以厚倫美化為主如曰諧俗寄情而已即千篇奚益每思張許
 二顏同時死國名茅唐史與天長存近代死節數公何愧往昔顧
 麥秀黍離無由傲柳州狀逸事上太史庶幾不朽切以慨念更後
 幾年遺老漸盡舊聞銷歇將無復知有斯人者悲夫哀哉死節臣
 子職分古人常事爾死矣甯顧其傳與不傳乃亦不可無傳者為
 其係彞倫關風教屬後代之臣子愧前日之不如數公者也採清
 議得忠義臣十人史不書者各賦十韻纂其實巨補史詩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國志以治分地，子孫保國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污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在私者有暴橫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至，侯以予於是邦實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躬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

元
三

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龜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石鐘山集序

明
高
輅

余序竊惟山川得名皆以形似石鐘之說以形以聲不必深辨別	詠其富尚忠合古今詩文錄為一帙將鈐梓以傳特虛首簡來徵	之聲蓋藉是以滌煩襟祛塵慮者數矣一時士大夫高其雅趣題	工繪而為圖公餘時一展玩恍然如履巉巖之境如聆嘈呖鞞鞞	是山之蘭若及舉進士通籍於朝寤寐鄉山石能忘情耶因命善	去廣東參議前夏官尚書郎王恕尚忠世家湖口未仕時嘗讀書	岩刻之自是文人才子經行其處必一寓目或登山縱觀留題而	元豐間東坡居士遂自蕲安嘗乘舟夜泊親聆石音援筆記之磨	突兀多空中而竅遇風濤盪激有聲如鐘山由是名蓋水經云宋	九江湖口有上下石鐘山直縣治向北懸崖絕壁下瞰深潭奇石
---------------------------	---------------------------	---------------------------	---------------------------	---------------------------	---------------------------	---------------------------	---------------------------	---------------------------	---------------------------

東坡一代偉人胸藏彭澤筆奪造化摹寫之精形容之妙自足以
 破前疑而啟後信想夫磨崖之刻至今猶有光焰地因人而顯豈
 非信然且不獨此僂耳喬彝之居因公之至彝變華風赤壁爭戰
 之場經公一遊遂成勝概况石鐘兩山奇麗峭拔秀出潯陽之間
 有不俟於言語文詞之加者乎雖然非東坡石鐘之名無由盡信
 於人非尚忠石鐘之文無由盛傳於世是皆有功於是山者也尚
 忠博雅謹飭將來之功業未量是又山川之光也尚忠試禮聞時
 余忝較文有斯文之好因其請序以復之

風雅居詩序

才以智

鳳不必鶴唳鶴不必鳳鳴鐘不必鼓響鼓不必鐘聲此悟道語論
 詩亦然貴得天地自然之聲各寫其性情而止左氏引詩俱非作
 者本旨足暢吾懷今人動曰某詩似杜某詩似李某詩似元錢劉
 似不似姑勿論而煙雲草木山川流峙終日役人而已矣是知詩
 而不知所以為詩桃江郭修野仕與時忤以巖穴終九屏去浮素
 相偈和弱生牧鞭稱道久矣其子仲山繼此三徑惟表章先集是
 思特走安隱山乞愚者一言愚者請之才固橫溢使事甚類蘇和
 仲然正不必以似蘇為品藻也感於中觸於外醞釀結塞格格喉
 吻忽吐於毫端造適不及笑矣故傳不得即在各人之性情中耶
 人揮斤其質甚難因樹織簾斯桃江之質乎煙雲花鳥山川流峙
 役不役慎毋局局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藏紙

湯碩人冰雪詞序

明錢塘章漢功

若云歸去蜀中啼鳥之聲亦欲歸來門下歌魚之數驚心他國則
 景物都非回首故鄉則歲時又改豈無情者能不慨然湯子江右
 文人海南愁客山連五嶺從來瘴癘之區地接六蠻自是仙靈之
 窟偶經百越乘興而前雖隔兩朝去思猶昨向為人暢庵先生蓋廉
 吏飲泉之處正乃翁分土之邦細數黍芑如膏斯在常懷棠蔭所
 茂毋忘看父老之杖鳩閒談往事記兒童之竹馬迎謁當年曾日
 月之幾何而滄田其若此幸而埽徑松菊俱存聊以杜門琴書自
 足具得知仁之樂夏臥羲皇每依廣讓而居春借童冠鯉趨稍暇
 遊則有方鳥倦知還情於何託摘玉露凋傷之句心繫孤舟裂冰
 雪凄婉之章音繁歸確蘇辛周柳盡十五調之宮商羣怨與觀是
 三百篇之義蘊則夫紀登臨之勝似讀異書迷尸祝之辭便稱上

三

等豈若倦游思返欲擬相如乏用言旋輒同蘇季者哉僕徒勞錢
 縷為作衣裳因頗難窺莫燕虎睛於玉竊栖烏暑時客嚴侍難酬
 馬首之金不意碩人又來此地桑蓬遠志好在逢迎蘭芷孤芳偏
 多寂寞然天淵之戾跡或者殊塗而結此之望瞻將毋同調孤飛
 雲白方當速我歸蓬四合塵紅何事遲君行李
 按章豈續思綺堂文集乃其自註此文題下注云碩人名永寬
 江西樂平人蓋悞記籍里耳又有跋湯碩人尊公惕庵先生壽
 序一篇題下亦悞注先生為樂平人

四家合稿序

明章世純臨川

夫連身之術在視世所已然往而逢之若夫執己所守變易人心
 得其同者方以取遇則所云侯河清也余二三兄弟不幸先食梁
 肉視世所為文有類糟糠皆所過也物之求進誰能自退遂昧此
 道本但先資苟遂所執矣十餘年纔有應和始取一進逢迎之道
 不其疎乎四人者取契深矣相歡於大同相喜於小異以植梨橘
 柚之喻也大士之文絕少陵遲比山無麓似石生巖巖立危起洵
 其可畏千子之文帝宇王宮上立如山逢隔生角又如洪鐘獨響
 雷鼓專鳴文止之文如澄淵數仞視之洞黑中含天光尋求其跡
 每每息沒然而神秘時躍鬼靈乍見矣余則何有貪於微理耽於
 遠致時則不至以清冷自喜而已同於無蚕春之妍然諸兄尚為
 蘭為桂余則梅矣色香氣味俱不足於八之欲獨自寶其淡耳以
 問天下然不然

江西省通志

三二頁

龍南縣志序

葉夢熊

余往龍南得遍觀其崇山絕壑交錯糾紛以為江廣必守之地此
 守度盡知其風俗變遷民心治忽之故惜其不得賢者宰之可以
 臥理王尹溫恭愷弟益吳中名士也宰龍南三年而大治初見邑
 志缺自下車抵今未嘗忘凡耳目所及轍跡所至往牒遺編章縫
 之士田野故老延覽博訪積久而成編投命生琳為之撰次請序
 於余余曰國史家乘之重豈徒以文哉蓋齊治之具也龍邑建五
 百餘年志獨缺其間沿革興廢疆甸財賦漫無所考即於名樹勳
 者奮起後先而光景湮滅鮮能舉其姓氏况所謂治具者哉王君
 創為是志既無可憑襲惟即所嘗治者以志之簡核而精嚴爾雅
 而適古可謂良志矣夫志之良非難而難於無所襲無所襲非難
 而難於本乎身之所至而政之所出是所謂適於治之具也雖然

此成法也。有所以為為之法者，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王尹率其悝弟，以保赤子，而求之甚誠，由是化其耳目，所及者為精神，轍跡所至者為心膂。遐搜僻採，民間疾苦，與其為然，惻然者相淪洽，而不可解，然後為之記載。猶父母登其積藏，曰：廬之數下及於筐篚，豕豮之微，以遺其子。若孫也，夫即其登記者，以得其不可解之心可矣。不然，挾策而求，惟其物為耳。因是剛木為鐸，而不知其巧之專，見挫鉤者，而不知其視察之忘也。尚得為善治乎？輸子陽為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無物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然則後之觀是志者，善取而用之，即其所以為法者，以化民易俗，而制其暑險之勢，則知天下無不可易治之邑，而輒稱化理之難者，亦司牧之過也。故王尹之所為志，其意識遠哉！尹名繼孝，別號岷泉，崑山人。

興國縣四賢傳序

明 郭子本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編紙

宇宙山川之氣，亡處亡之。猶水在地中，掘地皆泉，即水之或盈或竭，莫能必也。曲阜誕孔，嶧陽誕孟，今求之四嶧之域，摻孔與孟，必不可蹤。然又惡知百世後之孔孟不誕，由嶧也。氣之盛衰，循環類皆如是。吾泰和與興國，錯壤不下二百里，興在唐宋，人文濟濟，入明以來，科第稍詘。語人物於章貢者，始不及興，即興士人語唐宋人文，猶杞與宋，無足為徵，而履志興志，亦董董畧不及詳。予求之唐，得鍾氏紹京，以平章功封越國公，子嘉謨，封山陰縣公。鍾氏書法，繼繇埒王，獨名於唐，求之宋，得李王二氏，李蘄州潛以忠孝著，子弟成進士者五，能世其家。王編修質侃侃言，金人事於孝光二朝，奏疏通達，似賈長沙，陸敬輿，唐荆川，太史右編收之，甚富。求之明，得呂太常，復詩歌上侶，宋劉下友，吾邑劉子高，蕭正固，亦稱名。

家子抹而集之名曰興國四賢傳會子門人濠州開孝故來攝興
 篆越公後裔自成來講業三顧又言子同年謝方伯公鳳渚源出
 興國子乃以傳昇之鍾托校於方伯托梓於孝哉而為之申言曰
 予聞之君子之德風聞夷惠之風百世可師故令宰百里興起人
 文當有所以風之子賤宰單父取魯君子子游宰武城得澹臺生
 同時同聲師事友事幸甚不幸國無君子未得澹臺堂尚論其邑
 之古人以為後進稽式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壘樵蘇有刑
 任延都尉會稽先祠孝子孫綽出宰南昌著頌徐君况興國諸賢
 無媿姓哲而今斯邑者不為之表章可乎故曰諷諄生於情托雅
 頌興乎所欽此亦良有司之責也閔生乃與其僚何生其良校而
 付之剞氏亦冀興邑當有聞風而起者

零都縣志序

明 高伯齡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零都為漢大縣自孫吳割地為陽都蕭梁分地為安遠南唐析象
 湖鎮為瑞金宋析九州鎮為會昌石城之分又自陽都是零之一
 邑分為度之六縣且吳晉立郡於此實為一大都會慨想古昔其
 盛可知夫何滄桑屢變版籍益少姑置宋元弗論即國初尚有東
 西八坊廂編戶三十里至正統間則存七坊廂一十七里今則坊
 廂減三而里又減六民之衰耗一至於此伯齡承乏邑令每致浩
 歎徃隆今替何故哉間聘泰和羅君輔為之訂定圖志志既成矣
 乃知零民戕於安遠之寇田分於營田之戍迄今七八十年瘡痍
 未復彫殘愈甚民何其遭酷如此予嘗訪其事於致政公曰零民
 之困憊是將何以蘇之公曰零當閩廣湖嶺四道之衝惟力役之
 征至重使客一臨卑者擔者挽者牽者動輒百十人僱募之資會

其數有至於六七百銖者。嘗考之宋時，嘗都有五驛，以便輸運。有客戶以助主丁，今當移邑民之役於他邑者，倣宋置龍門一驛，編客戶以輪充夫役，嚴侵漁之禁，杜覬覦之望。若是則於零民或其少蘇矣乎？予拱手曰：必有賢明鎮士大臣，闢圖經，究民情，減徭輕役，蘇困憫勞。如先生之言者，零民始侯志成，以此識於卷端。

崇賢堂集序

明臨海王宗沐

嘉靖甲辰，余舉進士，廁南豐李虛君後，乃少虛於眾中，獨相盼挹，甚勤，又君鄰相得，日夕無間，不啻同氣兄弟也。顧余弱多病，而君才明麗博，大剛直，眾中望之，且聽其議論，居然濟世才也。蓋歎然退舍，不特予之庸劣而已，其後就選，君得行人，再晉給事中，余謂君曰：吾今則可以助君矣。給事言官，凡自上乘輿，下及大臣百僚。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賢不肖，皆得糾彈之，而君才高性剛直，且堅，以余得一二與君參決，倘有益於君，時雖唯唯，以為然。乃君入給事班，月餘，時有麥中官者，以微功受蔭，且違故事，疏本不關給事，署君毅然以為不可，即疏論之。會世皇帝方督過言官，一拂意，則禍且康爛。君時有父在，余即以是抑之，而君疏竟不能止也。雖世廟優容，而麥者日夕侍左右，頗恨君，欲以奇禍中之。君亦恐為尊人憂，不得已，疏告改。南余謂君且少息，抗疏而君顧猶抱直節，疾世之媿媿者，凡所疏繫此輩，不一而足，而最後則及其冢宰矣。給事資深，不得補外，顧冢宰銜之，借廣東方有寇，掄才，遷君廣東鹽法僉事，又不當寇也。而君以此怏怏不得志，再遷余浙中憲使，兩疏乞歸，竟得請。在告，余意君才如此，或不能安林下也。而君顧怡然就道，杜門讀書，告水竹居，與友人賦詩談道為樂。若忘世者，余與君別去，二省相隔。

甚遠雖時相寄憶亦不多得君詩及序記諸作萬歷壬午君以七十餘歲沒沒六年而其子秩穰棠棠質堂稿寄余索序余手而哭之恟既而細閱之則君詩諸體皆清麗絕塵非世之拘繩墨為者而亦未嘗不合律度也乃其序記碑銘諸作亦時出太史公調雄健古雅自成一家言余始悵然恨當時相別之遽不能得君著述之詳而且知既有剛直不群之氣而又能有出塵不濁之思既有不撓萬乘之節而又能有不侮儒素之和既有康濟一時之志而又能有屏居邱壑之雅顧與君去相遠死不得憑君棺葬不及執君紼而今猶得以不腆序其集且因以道君平生後之讀是集者其或有信於余言之

曾南豐文粹序

明者江王煥中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編錄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即中朝選二君之言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闕詠巷誦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右神明勸民物之用其大小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亦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

才或不能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醜或曲焉而不諛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以其所見為學藏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以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醜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緩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醜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宏嚴助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藝文館 稿紙

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買臣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確其最也於是之時豈徒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眾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內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厯嘉祐之間而桀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醜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

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
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
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
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蔽於今為甚
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之而序之
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度院撫廣四省圖說序

明一丁繼嗣

少司馬李公督度十有二年柅鼓不聞赤白凡不探四郊晏如出
所屬四省圖記示嗣嗣按圖誌視三復其說而詳釋之乃驟然曰
此公以天治天以楚治楚以閩粵治閩粵既濟衣衾為天子永永
釋東南疆場之慮者也蓋自秦分天下三十六郡代侯置守漢收
圖籍具知天下既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統一案區規模弘遠所

江西通志稿卷之四
江西通志稿卷之四
江西通志稿卷之四

自來已然河山分裂臂指不相使明興為參錯數省闡雄鎮處重
臣而縮穀馬顧地懸則勢異習迥則防殊自非原本山川推究謠
俗欲後人畫一而守其道何由吳楚閩粵間賴一大都會也設巡
撫控馭自宏治甲寅始中間偶經革而僭號稱王者蜂起以四藩
峭巖叢薄山峒與林箐交羅夸族與狡氓雜處出沒奔竄時闕風
應勢使然也上下百數十年間若金周吳虞諸公數持竿獲醜往
牒可稽而身斬荆棘以還獲鋤至鑿空百道攘地千都功孰如文
成然而小寇時發不數年而岑猛叛廣嶺南大困侯公再出而撫
平之斯知破斧缺斨不若未雨綢繆為計豫也公奉命秉鉞以來
還刷保靖十餘年如一日文成公以前所未有勲斯烈矣公復思
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于是四省郡邑有圖圖各有說曰某隘何也
以折衝也某隘何也阻寇入也某隘何也以扼險也二千里內郡

之安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錄符法之傳秘于九霄十極者靈
詮奧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之名於天下者
居福地之下而與三茅閣阜並稱焉我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
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歷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
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慕
擬歌豔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達二千餘載而嗣之者
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
患其元德綿遠有以陰祐生民上禪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
久且著哉抑亦山靈川石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
可無述也元皇慶一年春元教嗣師吳公集為三卷進於朝詔詞
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曾大父留侯大父太元公遭
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朝先公冲虛公在先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皇之始元累觀天顏春渥猶至而予之鄙陋早蒙教章上承殊遇
言字易新已而今上嗣位首承名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龐之
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述竊有慨焉或謂值茲盛
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蹟湮鬱渙
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實可珍而忽不收裝亦豈不自棄也哉
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
缺而仲氏字清志銳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析為十卷將完而善士
某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
不遠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
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以哉然世遠代異或不
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于是焉敬僭
序於首

白鶴觀志序

張宇初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清雜虛元之授，招時訛議者亦宜。然宣無真仙者，潛遊窮僻，遺名棄跡以修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真訣，或祕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閭，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跡也。甘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性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譙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若其園松桀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况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咒步叱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

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為超脫，凡俗之遲，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杰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闌闌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寔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即某著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為丹經洎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重為感惜者焉。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叙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健者勉之。

重修廣昌縣志序

明 何文淵

吾廣昌為縣宋紹興八年安撫使李綱始析南豐縣之半而建置東隣南豐西接寧都石城寧化界於南宜黃南豐環於北四境之內山高而秀麗水深而清潔不產奇花異物渾淪磅礴之氣獨鍾於人以故人皆質直有氣好自卓立雖貧苦幼弱未嘗屈伏依傍於人未析縣之前賢才之出皆雜見於時江南豐二志析縣之後若西疇何先生之清潔太守何聖能之仁惠樞密陳宗禮之顯宦京尹吳浚之勇畧省魁揭夢登之高選其餘隱逸文學之士與夫貞女節婦又非一人茲皆山川風氣之所鍾也有元之初邑人連仲默嘗集析縣以來之事為志後遭兵革焚毀殆盡罕有存者吾長子宗編求於鄉比於農家得其前集又於漆工劉文興家得其後集合為全志然自元初至於國朝宣德又及二百年矣有元之

事無有知者所可知者洪武以來之事然遺志過半今不編續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宗即其所知所聞者編類成帙補其缺畧以續前志書成名曰重修廣昌志錄梓以永其傳吾少年竊有志於此時方習進士文字因循未暇今幸比書成於吾家可以表率鄉里嘉惠後來何也夫州縣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以總紀天下之事志以詳紀州縣之事然山林川澤之人語之以鄉里之事則欣然好聞語之以天下之事則聽之忽畧蓋鄉里之事得於聞見之真而天下之事見聞所不及故也元之事雖不足紀述國朝列聖相承治化熙洽人文宣朗有如諸公之文章政事節婦之志行卓異逸士之高風雅操此皆他邑所罕有也其可不書之以為後來之視傲乎是志也不可視之為山經地理之書其有關於風化大矣

周禮集註序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諸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甚者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或以為漢儒附會之說嗚呼使戰國有是法則為三代矣使漢儒有是學尚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之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胡為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于六官之中作復古編以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此次點亦作周禮訂註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邱氏各有考註為新自幼讀是書沈潛有年以為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為一卷不敢清聖經也參考說附以臆見作集註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信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為建官授兩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南豐縣志序

明 何喬新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與志者其敘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傳而不泯况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錄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敘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徃徃湮沒不傳間有傳者久亦厭觀有繇然也宏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修志書上之會省將刪為通志於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陀小邱獲錄而高大可以莫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蓋者曲為粉飾而勅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索貨幣需酒食乃立為傳鄙哉斯人眎昔之陳壽魏收尤下矣惟南豐令巴陵雷侯孟正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耆宿語之曰南豐名邑也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大

四五

朱光祿之厚德曾悟黃樞之忠義其它名賢碩士未易縷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願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物產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為虛美開卷一閱而一邑數千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既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於縣屬予序之予謂侯真知所重矣它邑苟具文書者能不泚其頰乎侯名頤發身科目其來為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興學養士崇禮勵俗修文廟飾廡宇均徭賦一權量歲旱禱雨輒應其可紀者甚多今之良有司也

百將傳續編序	古之言兵者莫詳於孫武	用間之深謀批抗擣虛之奇略	為將者用之則勝違之則削	再之有譜即宋東光張預公立	子者編以為百將傳蓋武之所論	兵之實二書並行於世誠登壇受	出鎮北陸自念累世儒家於行師	火懼無以應變於倉卒迺取公立	軌取而閱之以考古人用兵勝負	而踰勿注出鴈門北過長安西抵	老校退卒訪以用兵方畧雖其言
何喬新	法窺敵	漢唐以來	有方	於孫	用者	命	講	暇	已	遇	往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往有合焉武真精于兵者歟傳曰	書公立之傳非為將帥不可廢而	編起呂尚迄劉詞其餘缺焉讀者	得有彥章以下四十人其浮詞推	有缺雜取他書以補之於足上下	以一覽而得矣或曰王者之兵以	及元稱善用兵者大率權謀有餘	為不然伊尹升師之師說者謂出	謂以上智為間也是雖不尚權謀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而卒死于泚	可少哉世之膺闡寄者本之于仁	而安邊有事則以禁暴而戢亂斯
則武之	所	又	本傳	可	漢	豈	也	謂	遺	國	之

法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為義及其遭罹變故而且忘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壘如柯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東善合二先生所為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秀杰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歿于敗篋之間上舍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生趙君墨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于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字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為之慨然觀吳楚材答諫事之語朱浚諸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說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詩書于裾以死自誓又泣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教可見於此矣因釐為七卷錄而藏之浙江會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于天地之間而名為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淚

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大雅堂序

明 何喬新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天下之正道也。不幸而遇禍變焉，為臣効其忠，臨白刃而不悔，為婦秉其節，歷艱險而不渝，可不謂大正矣乎。然忠臣節婦，同出於一郡，一縣者，蓋寡矣。同出於一家者，蓋絕無而僅有者也。鄱陽胡氏，萃忠節於一門，殆曠世而一見者歟。當元之季，羣盜蜂起，胡公振，御舉義兵，克復城池，行省錄其功，授饒州路判，轉戰至浮梁，失盡糧，絕以身死之。君子稱其忠，君之趙氏，聞變，攜其孤，以不隕其祀。君子稱其節。及天下既定，叔儀奉母歸，復舊業，作堂以居之。中書左丞周公伯琦為題其匾曰：大雅而學士，宗公景濂為之記。蓋雅之云者，正也。為臣而盡其忠，為婦而盡其節，非所謂大雅乎。叔儀，五世孫，韶舉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乃取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周公之蒙，宗公之記，與蔡董二先生之傳，名卿碩儒之歌詩，萃為一卷，屬予識。其後予三復而有感焉。當宗之末，曼山謝先生以東節不辱死，而其夫人李氏亦自經於獄中。君子以為忠節萃於一家，及元之末，又有如張卿夫婦焉。鏡信相望三百餘里，而忠臣節婦兩見於其間，豈非吾江右山川正氣之所鍾歟。予既感於卿夫婦之忠節，而左丞之蒙，潛溪之文，又素所嚮慕者，遂識而歸韶，嗚呼！韶為忠臣之後，尚思趾美踐猷，以不忝大雅哉。

懷	高	曲	後	蘊	令	索	弗	艱	為	石	李
謝	先	當	進	編	亦	詩	就	讀	異	岡	石
詩	生	矩	而	因	尚	文	此	禮	才	先	岡
一	云	有	巍	志	黃	者	非	遠	矣	生	遺
紀	所	司	然	以	君	輒	重	絕	未	弱	稿
全	最	或	以	發	禮	應	我	仕	第	冠	序
集	著	學	前	大	聘	之	而	進	進	攻	
涓	者	于	輩	都	重	命	輕	念	士	舉	
厓	識	度	自	崇	修	意	物	尚	遇	子	
公	羅	間	居	質	邑	屬	者	中	而	業	
忠	念	規	自	厭	志	筆	能	私	潛	下	
疏	菴	調	外	浮	先	自	之	第	修	筆	
藏	於	之	禮	有	生	成	乎	澹	者	累	
諸	未	不	慶	禪	曰	一	喜	如	六	千	
禁	第	免	交	世	志	家	讀	也	年	言	
垣	辨	為	以	教	外	言	古	朝	授	關	
使	霍	其	至	先	丈	然	書	紳	刑	中	
不	渭	所	內	生	也	不	不	屢	部	李	明
果	厓	倚	庭	性	容	欲	務	起	改	獻	何
於	之	鄉	清	端	可	以	為	有	吏	吉	源
忘	公	人	燕	嚴	忽	詩	咄	勸	部	督	
世	忠	以	威	倦	諸	文	嗶	駕	檔	學	
而	今	是	儀	倦	平	名	訓	先	勳	江	
大	念	益	辭	誘	生	世	詁	生	以	西	
究	菴	益	令	掖	之	縣	有	謝	母	歎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續紙

厥施雖作用與二公或殊而臭味固相似已

瑞州府志序

明熊相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紀言書事。今郡古國也。而史廢矣。匪志時輯其可書而記者。將何以詔天下後世。瑞為江右大郡。歷代有志。至我朝乃缺焉。百五十年事。漫無可考。宜為政者不知所重耶。匪人弗任。匪時弗成。固亦艱矣。我英宗睿皇帝嘗命儒臣纂大明一統志。彼為天下作。故畧焉而不詳。苟有疑於一州一郡者。能使無遺憾也歟。正德辛未。任邱廊公璠來守瑞。值華林倡亂。越明年始平。又明年公謂通守段公泰。張公易宗。節推汪公濬。曰。志茲其時。不可失也。今弟子員疇可草創者。僉曰。劉宏道。朱夢昌。邑博士疇。討論者。曰。吳尉君溥。鄉大夫疇。潤色者。曰。胡君鎮。傳君朝。又誰可者。曰。熊君相。雖在告。病。匪。心目。可以佐之。公喜曰。事濟矣。乃啓以

山川之勝，人物之奇，生產服食之宜，城池之高深，道里之遠近，民性習俗之賢愚，美惡治術教化之難易，緩急與夫文章卓行之闢，於天典民彝者，皆可以覽而周知，皇上神機聖略，可以仰測其妙，而威德之化，極於無窮。繼今以後，民人得以求其先民學行之懿，致力忠孝，以不失乎為君臣為父子之道，仕於此者，有以知其風土之常，蓋求皇上開基之跡，愛民之心，用德以率其人，有加於昔人之善治，則斯志之作，豈曰小補云哉。

江西理學言行編序

明吳雲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羅公岱與來吉安訪前賢理學遺書，以為江西理學言行編。適與予相逢於郡，遂論道者十晝夜於其歸，送之江而不能別，乃出書屬予叙。夫理學非江西之可得而私也，但覺造物之於江西，專欲寵異之，必許其地與聞於道，有大非偶然者。如洙泗之時，七十二賢，何曾分至各省，惟言子常，熟人還南，濬臺子非江西人，乃至於江以西，是夫子時，江西已早開行，不由徑之學也。周子傳二程，不在道州，亦不在河南，乃不期而會，江西之南安，是周子時，江西已得聞孔顏樂處之學也。張子西銘，表彰自程子，程子傳與揚子龜山，龜山傳與羅子豫章，是江西又承乾父坤母之學也。朱子之學，受自李子延平，然延平實本於豫章，且朱子又與陸子論學，朱子謂南渡以來，八字著脚，惟我與象山二人，是江西又同倡義利，分辨之學也。吳子草廬與許魯齋並尊朱子，是江西又有一私淑居敬之學也。胡文敬餘干人，陳文恭廣州人，然皆受學於吳崇仁之

門是江西又共習主靜存心之學也王文成起於越中海內及門至六千人惟江西遊門至盛凡遊門者莫不為名臣大儒是江西又廣闡致良知之學也由此觀之江西之於理學是豈偶然也哉然而江西理學又甚有辨豫章一家也草廬一家也近谿一家也吉安理學亦甚有辨整菴一家也念菴一家也東廓一家也瀘浦本於天臺東廓特揭慎獨念菴傳自谷平整菴自精困知此吉安之各持其說豫章親承龜山金谿必信自心草廬同於魯齋近谿必闡心體是江西亦各持其論而尚有玉齋卧廬寤室塘南雙江見羅廬山獅泉兩峯三五東白月湖一菴文德定宗固卿祖期石門海桑靜齋翼齋諸君子又莫不各持其言凡知行體用各尚異同有必不能相一者於是溯程朱者江西傳程朱者江西而敢違程朱者亦江西從陽明者江西不從陽明者江西而力攻陽明者亦江西教江門者江西敬江門者江西而極詆江門者亦江西其辨者不可勝窮矣而予謂甚不必辨聖道如天之無不覆燭何妨有

江西通志精整理經
江西百藝錄
精紙

日月星之各光如地之無不持載何妨有山水樹之各景如四時之錯行何妨有寒暑半寒暑之各運如日月之代明何妨有晝夜東西之各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何妨有飛潛動植之各類故德行文學政事言語四科並收曾子忠恕顏子仰鑽兩途各進此猶曰弟子耳即索隱弗為必不言其何人清濁偶歌尚欲聽於孺子此猶曰人耳至於黃鳥何物聞緝蠻而許為知止雌雉何物見翔舉而許為知時未必諸先賢之言不及一黃鳥之音諸先賢之論難不及一雌雉之識乃彼苛於後此苛於前各曉曉喋喋咈咈咈咈咈咈歷數百年而未有止也吾敢勸諸君子皆法聖人寬厚之道可乎今是書一出但載言行並無可否但令人見之感發興起以學前言往行而修其德以正天下後世人之耳目心思其有功於聖道大矣濬臺子行不由徑豈言不由徑歟是則羅公編書之意也而亦予叙書之意也

異端辨正序

明詹陵

夫道一而已矣。二之則不是。大原出於天。同賦於人。成於修。散於日用。事物之間。全體大用。無往非實理。以之立德。則真知實踐。以之立功。則開物成務。以之立言。則垂法後世。此之謂正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及周程張朱之相傳者是也。此外此道為虛為空為無為頓悟為捷徑。謂之異端。如老子楊墨莊列釋氏之雜興者是也。他如稱教外別傳之禪。則又異端中異端也。而後世儒者。臨溺禪學。又吾道中異端也。凡此異端。為吾道害。豈細故哉。楊墨之學。已熄於孟子之辨矣。獨佛老見闢於周程張朱諸儒者。隨撲隨滅。而臨溺禪學。見闢於朱子者。亦或尚存。此愚也。以異端不熄為憂。以吾道不明為懼。用吾憂懼忘吾僭分。因諸儒所嘗論辨者。類編而演說。無非為黜邪崇正之計。名曰異端辨正。蓋所以辨邪說。以衛正道也。嗚呼。佛老不除。禪學不滅。而天下後世。欲見二帝三王之治道。大聖大賢之講道。行且明難矣。此辨論政

江西南省通志館稿紙

五三頁

擊不容不汲汲而諸儒法言不容不編演也。歟。雖然嘗聞攻擊異端之責有三。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萃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立德立功。世有任其責者。愚下士也。固不敢以立言自任。乃敢以編演先正言者。自勉。書之左右。以告來學。且以自警云。

三忠文選序

明鄒元標

蓋聖人從憂患中。系易至困。曰有言不信。曰剛掩。曰致命遂志。狀困與處困。道擊哉。斫乎。夫以言事友。稍稍不投。而色且變。而目將營。矧以言事人。主一不信。而以泰山壓卵。蓋至是一切陽明剛大之氣。闕而弗揚。非大人真知遂志之學。蔑有勝者。世宗朝有三諫。富平御史楊公爵。太平給事周公怡。吉安水部劉公魁。皆以言事主上。後先詔獄者。幾七年。榜而死。死而復甦。而復欲絕粒。死釋而遠。遠而復釋。其精神至勤。天地。上從火光。中間有聲。鳴三臣冤。始得釋。天下無論士縉。至孺。兒子。託為異事。欲涕欲舞。可悲可喜。奇矣。宜興侍御安節吳公。蓋常按營。秦晉。攜有斛山集二冊。授予。

因譚及周劉二公甚詳余啟曰三君子生則响滿請室逝則聯翩	太虛其精爽英風幽明今昔無弗同也者昔獄中受高書史載為	美談矧三君子以正學相切劘即在孔門亦稱高弟宜併刻以傳	俾讀者益有觀感云侍御公曰善挈以屬余乃窮日夜力凡三君	子家難正志語擇錄無遺蓋心境從困苦中逼來其學術淺深異	同無論矣校成公名曰三忠文選夫人臣策名王家忠道多涂大	較在宅衷粹白提躬端潔不然即功垂鼎鐘名載史冊尚論者有	遺議焉三君子難至而節見累至而行明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	百世下聞風猶為髮豎於忠也無忝或問鄒子曰三先生仁乎鄒	子曰仁矣曰夫子忠令尹子文不許其仁子言何容易鄒子曰仁	道難言未有不困心衡慮中入三先生備極筮楚求生不得求	死不能身有桎梏目有桁楊耳有鈴杵無一非酸心摧肝之境既	而於所謂桎梏桁楊鈴杵以為枕席以為食藿若固有之則於吾	心動而靜靜而復動離而合合而復離顯而微微而顯於所謂不	以生存不以死亡者必有洞悉其隱非人所可告語者予奈何言	之難故曰求仁得仁子從事仁則知三先生彼諸臣弄兒一生從	脆骨啖蔗嗜飴不知茹冰食藥作何境陽浮慕而陰忌嫉往往掉	柔舌握寸管雌黃先達徒落口業可哀憐矣敬書引其端讀茲集	者當正衣冠焚香三肅曰我肅皇仁同天覆狂直如三臣猶得更	生堯仁湯寬度越千足而三臣萬死一生志遂命亨處困有道仁	君難遇忠臣不易知是然後知昔人願為良臣語有味乎言之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安福叢錄序

明 鄒守益

秋渠張子崧以邑志之弗徵也。作安福叢錄。稽往乘搜傳記。博詢山氓故老。凡為卷二十有二。為目二十有八。首以縣紀疆域。終以雜記遺事。而於庸調糧畝。水陸兵防。尤反覆三致意焉。噫。其志勤矣。徃予與同志劉子肇。袁王生鑄。輩議各紀所聞。所覩。細大必衷。而相與合證。精擇之。以登帙。若水陸之珍。四方畢集。徐別其等。而升諸銅瓊。籃盛。苴蕪。尊之為裡。柴。早之為蕪。沈。大之為牢。牽。小之為脯。胖。舉無遺味。而亦無冒升。聚而弗博。且有匿善矣。擇而弗精。耳有証善矣。眾賤之而未果。秋渠子以獨力成之。其博而無漏。精而無泛。則我不敢知。然周回十有五年。凡數易橐。而始就厥維。衆哉。松谿程侯。嘗以志屬予。予曰。願之久矣。顧人物紀難爾。蔡生勣。修泰興志。告於朱思齋曰。士大夫平日未肯爭作上志書事。及修

五五

志書。則人爭要上。徇私好。則負良牧之委。執公評。則忤羣宦之欲。事調停。則失秉筆之直。松谿曰。是紀也。吾當自任之。未浹旬而涉。乃至於今。使是錄而早就也。補其畧。覈其真。辨其疑。似將事半而功倍矣乎。秋渠子偕其弟貢士巖。群聲序。眾望其顯榮。以紹而祖。而考之休。乃竟弗遇。欽智畢力。以寄其蘊。年登古稀矣。懼道謀弗就。捐貲以永其傳。使良牧。訊典以制政。良士趨的以倡俗。將化宣風。移畢升大猷。而讐斂橫。趾奪寡脇。弱之痼。瞿瞿一洗之。則所欲為者。不待出於其躬。而後快。茲張子之志也。已覽斯錄者。其尚有感於斯。

周禮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於邱民故土政之要重邱民而致察於縣成汙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讐歛姦心競生偽端交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競角雀日繁而佩牛犢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圮其基也安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數以覈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覲貧弱無所疚而胥吏無所搖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屈黃籍之造惓惓以松谿為法復刻而戶授之邑之文老子免沐浴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祥褊視篆博諮故

五六

實遠能以團局矢神以被志酌糧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為法而屬劉簿整日督其成比膺召命亟刻之梓而告於益曰版籍情偽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清之雖夙夜從事猶慨然於中暨按新籍督賦犁然無升合矣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為忠而二三子之勞為有終也願微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日昃歲和則父母孔通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昏親之矣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文之訛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碑載道帝賞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於交川體信達順以近續民命於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樂與萬邦邱民慶之古不云乎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興國縣志序

明 鄒守茲

興國尹虞子柱以公事至安成相與切磋學道愛人之義曰足義也古之人行之矣上愛其下故明德之義若保赤子下愛其上故樂只之化民父母之自天子公卿以至於藩臬守令壹是皆以父母斯民為天道虞子履然願蓋若舊也踰年虞子新修其邑之志遺羅生誼錄生宣性微言於首簡發而續之則識沿革述利瘼起網撮目茲八萬餘言首地理次創設次食貨次外紀次寺觀凡十有政次官師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外紀次寺觀凡十有三卷奉和曾友于乾所纂輯而虞子躬訂譽之楷舊訂愆衷然可徵矣時方聚講東山之文塔願語諸生曰茲其學道之徵乎父母之愛子而後營家政無所不用其極也考其區畫起其廢陋節其出納慎其軌物時其教迪簡其俊又疏其行誼消其奸宄備其典

五七

章猶以為未也步分節編而登諸籍俾有所憑稽以世其業邑之有志也其家之有籍乎擬佚以玩歲則視籍之紛而莫之理違道以干譽則飾其籍而喪厥寔排百姓以從欲則惡籍之害已而去之茲三黨者皆坐無赤子之愛耳充真誠惻怛之愛而起然於三黨其度有古之義已乎興國在嶺高巖邑然名官之遺愛仰哲之典型舉班班可述至於聞聖學之脈聞忠義之矩自足以為來世法程大中以循良為令識元公於理據至道明道伊川師事之而陽明先生以駿功具學同俎豆於安湖他邑莫與京馬文信國以艱危開督府空坑之厄神實相之而鞏公信統制之石鄒公瀛衣錦之寨文儒起衰猶足以衛社稷而誓趨裘後有作者稽古而思齊焉則道遊程門世濟致直可以為李君行協義幕府溫詔褒嘉可以為饒紹安詆訐反坐積案立尖可以為莊正禮擇師選教

險阨丕愛可以為何了翁疏渠勸農蜂屯殄蹙可以為李文瑞景
龍密斬克清兇孽可以為鍾太傅容管靖寇勳名終始可以為謝
征蠻獨餓東萊集周雲蟬可以為李和卿則是志之輯纂訂譽將
為與國世守之良籍尚永其愛於後政

遺愛集序

明鄒守益

遺愛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為雙江危侯而作也侯諱獄字季申
起家黔陽成進士出理吾吉之獄訟廉潔自持皦如冰霜而平易
近民坦無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政教維茲安福苦於虛
糧如泮水災火莫之遏禦迺疏於朝呈於巡撫懇於藩臬郡邑得
侯而任丈量馬侯閱故籍詢土宜盡得其為奸根株迺誕告於庶
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蓬蘽之氓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
法以蹈於往弊弊者有常刑復禮於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逸
同室有鬪合各宣其力願無吐剛無如柔無倦終萬物一體之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鄒守益

庶與諸生共之又懇於大吏及僚友曰維此博獨將以為福維彼
高明將以為毒請無眩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庶聖天
子嘉靖之澤獲與萬姓共之羣公翕然報允於是分野授任布令
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眾以同好惡互其會以
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被心志四境之內惕然欣然夙夜服其事
侯以匹馬從二吏數卒躬往數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陟嶮壑冒
風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既而內子歿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
來躬疾及疢也療之復出及病不能支猶集羣冊於元妙觀以督
其成嗚呼侯之體國恤民以遺愛於吾邦可謂斃而後已矣故其
病也胥禱之其稍愈也胥慶之及其歿也胥哀之凡誄者騷者謠
者吟者古體近體雜言者罔不各洩其哀合而名之曰遺愛集云
東廓子守益啓而讀之法然流涕曰吾於是見好惡之公焉於是
見義利之交焉於是見殃慶之定焉是可以風矣夫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當其憤惡之極也則寧死以速之故曰時

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當其悼善之鬱也則寧捐生以贖之故曰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侯之歿也真有百身以贖之哀焉是可以察好
惡矣夫以利交者利盡則疎以勢交者勢替則渝故翟公之客嘗
其罷位渙然去之而侯之既沒善類聚而會哭欲圖其不朽者不
營生存焉是可以辨義利矣世之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齒未崇為
天之未定然至貴者道至壽者德道德有諸身則無羨乎其外侯
以一身安危為萬姓休戚戴天履地克然無愧怍所謂自求多福
其誰曰非履彼蔽賢而冒其位者謂之竊無迷而冒其年者謂之
賊賊與竊皆蹠之徒也使盜蹠而貴且壽焉其誰曰非殃後之觀
斯集者求殃慶之定則知所以事天辨義利之交則知所以擇士
察好惡之公則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風矣

蘇軍救民集議序

明 鄒德泳

吾邑漕運為命造苦久矣頃者劉徵君勺屯以給之而苦如故也
已而朱令君清費以佐之而苦仍如故也根求其故蓋始於報倉

江南通志補遺

者巧為機利播弄出入之手匿其富厚以自為潤又復濶其船制
恣立名色而奸旗相與為奸波肆烟害唯其所報無人非軍當事
者又以一切行之法尊命賤魚爛煙灰又加以南漕二十二號造
船愈多而板害愈廣予與王槎諸公蒿目疾心計無可如何賴天
厭禍適以守東多船被燬更造相激於是華武公抗疏先發石霞
銘韋東起諸公從中叩關竟得覆部獲奉俞旨於南左字號允其
洒帶而華武諸公復條晰官造以聞當事已又賴倣臯公焦心計
費立為審籍均班之法以佐之陳令君力為主持不佞同曙東文
沙在吾諸公合詞請命往復經年上下報可於是船有定制費有
定額班有定製造有定委自茲承造者寬然有餘督運者戢然不
敢肆而邑民迄可小康感羣公之嘉惠桑梓當世也事定為刻
書詔後諸公謂泳宜一言泳復之曰幸哉時之所與乎今天子以
聖明在御銳意太平會吾邑羣賢當路競效昌言而當事諸公並
一時賢者留心民瘼故事竟成耳不然虻蜂撼鼎雖不佞千百輩

莫益而鼎鬲戴重豈能望有弛擔之期哉幸甚幸甚雖然當其法之初變也慮周而計審事本有不善者也而循習以往漸有陵遲夫木有蠹而堤有蟻也獨一物然乎哉察其倪而塗守之則不無望於後之君子

撫州府志後序

明 徐良傳

志史之流也自漢以來為史者大抵多依閎博辨之才絕類離倫之識抱負其有不得自表見於時而泄其精英於此以故其辭環瑋雄深悲憤騁頡如荆卿高漸離擊筑於市行歌互答嬉笑怒罵淋漓顛倒而人莫識也此豈有意於人之贊毀而靳以悅夫世俗之耳目者哉其後浸衰然亦能連摭事類網羅昔聞隨其淺深高下著之以傳信於後世又其後則靡靡難觀矣嗟夫史可易言哉良傳驚下於古人之才之識無能為役而廢逐以來方與二三子弟講學鄉社習為科舉偶儷之作唯貯蹉跎繩墨外尺寸不敢踰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越暇則類焉放焉妄意古人沐浴詠歸風致或可尋見每讀史書觀其環瑋雄深悲憤騁頡之辭知其決不可為旋即屏去所以自維至熟而郡大夫過聽屬以編摩即至聞命足縮忸怩不敢承然而不能終辭者有三郡故有荀伯子臨川記與淳熙志雖不可考見而家太守坤翁所為景定志首末圖經具在上下千數百年文獻開卷了了無採摘綴緝之難一也郡大夫歐江公而下若野橋君筆峰君晴岡君履齋君以及六邑之長率協恭展采敦崇教事意氣勤勤懇懇可謂一時之盛厚意不可虛辱二也明水先生鄉之先輩長者講於古人之學其好惡端其去取嚴而相之者又皆南宮之雋膠庠之選國可以不勞而集成三也昔昌黎子之記滕王閣也謂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良傳之託於斯文也所謂榮耀者非耶故不揆而為之序且以志吾愧焉

南豐李大經先生集序

明嘉定侯峒曾

經失而後子，子失而後集。集沿而子，子翔集汎而子精也。碑版書疏，序記諸體，綴而成集，意則拘於體例，而非有發明。言則清於事跡，而非有學問。得於理寡，工於文多。縱有文人，強半取辦，酬應不暇。為工其歿也。其子若孫，皆得刊其一編，稱某公集。集日益繁，無之亦奚損實用哉。若以子稱者，必其於心有所符，於道有窺覘，乃能勤成一家言。不論純雜，皆非無見者。所道唐宋而降，雖有才人學士，顧皆不復以子稱。其為子者，多慮其不傳，託於古，或為其書，并偽造其人，或因人以偽造其書。如文中子元經，程本子，華子之類。本朝諸公，則間為子，以附於集中。宋景濂龍門子，劉青田郁離子，李獻吉空同子，化理諸篇，何何然何子十三篇，皆子也。皆為之以備集中之一體，鮮有竟以子名者。甚矣子之難言也。有名集而不

江表集序

六一

失子之意者，其力為如於集矣。蓋集以稱工文不足，子以稱立言有餘。以工文兼立言不足，以立言兼工文有餘。二者難易既殊，而立言之途，又各不一。有經術之言，有經濟之言，有理道之言，有考據之言。六經可謂備之矣。自子書興，已專言理道。於三者有所不兼。况至後人，彼有所近，此有所遠。彼有所攻，此有所不暇。雖名公碩儒，益少有兼造其論者。唐宋而下，賈公彥、孔頴達、談助、趙匡、孫明復、胡安國、楊繪、程大昌、李琪、諸人言則經術，杜牧、李德裕、葉適、陳亮、林勳、何去非、鄭介夫、諸人言則經濟。李翱、韓愈、周程以下，諸大儒言則理道。杜佑、陳祥道、鄭伯謙、林駟、馬端臨、鄭樵、章俊卿、諸人言則考據。皆究其一之，不暇故不兼著其言。雖昔賢之精專，要亦並詣難乎哉。故嘗論吾黨著書立說，能力於其專，則聚其全力於一途，討之益精，裒輯之益富。如諸賢各有所表著，則不朽周不

在也。苟不能力於其專，則並取而贖陳之，雜有論述，雖不能如專家者之精且富，而亦各見大意，能言其短長，是亦一道也。南豐李大經先生可謂其集不失為子，而於言諸家尤兼有其志者矣。先生所讀書甚富，有三才要典、大學稽中傳、詩經教考、禮經類編、聖功纂要、形釋新言、鏡數觀通、太極拾遺、邊情議等書，列之諸子無其真，而差有其辨。視唐宋諸立言家，無其備，而悉補其遺，卓然為近代之一儒。何憾哉！建武政多，著書家羅景鳴先生之文思苦而鋒密，惜其刻抉半用於文章，於實學未有所發明。何椒邱羅明德、鄧潛谷三先生有實學矣，然亦互有短長。叙論審實，椒邱之長也。讀其經論及宋元史斷，鋪述多而識議少，故短於才言理，穎達明德之長也。未免襲流於餘姚學之者，未得正詣，流弊益多，故短於學，博綜該富，潛谷之長也。其論贊文多學，李獻吉鍛鍊有餘，馳

江國通志卷之六

駟不足，猶未能折服眾家，故短於識。李先生有椒邱之經術，而辨論如暢，當明德理學盛行時，而能痛闢其舛，經濟與考據為潛谷之啟路，而文尤澹發，足以達已見，雖其密實，其頌達，其該富，或稍不如。然三者之獎，則亦去之矣。平情以衡，示見多讓，願今海內承學之家，第知有三先生，而李先生獨不甚著，豈非無人以傳之哉。予試是始見諸書，恨讀之晚，檄縣祀之於鄉，盡搜其所著以詢於諸生。楊生思本遂記其事，今董其梓者吳生兆饒，生陞趙生師賓。姚生來震皆能以表章前輩為志，多可賢者，故亦樂序之。例先生集於子推先生業於專家，衡先生於同郡作者三者，列而其傳信。非敢曰能傳先生者，即予先生名經綸，號寅清子，大經其字，世宗朝為諸生，就鄉試，見貢院前設有柎楊諸物，意不樂，曰：賢者固宜有此哉。遂隱而著書，崇正庚辰三月。

續訂廣昌志序

明徐時進人古漢

國史通十五都會志為大一統而先視其成於郡又先視其成於郡之諸邑何也統則括其全以浩博為功邑自為志執簡之道也統則總其略以要領為務邑各為志求詳之道也得是道而遊師之事有增紀人可續編求益詳執愈簡於以豫迎乎訪求實錄之意藉手光昭豈異人任哉余奉簡書承乏所郡甫就職即馳憲檄攝廣昌縣事廣昌喉扼兩廣據建昌上游故受之以名遊厥劇邑則自宋詔興割南豐之半而城之者其地又連閩贛多佳山水迴流疊嶂恍以清奇剛果之象對人余亟索邑取為志者縱一覽喟然曰其哉志之有須於人如此其假也人獨無先志而興者乎昔在有元邑人連仲默此始集開縣以來之事為志旋苦兵火若存若亡我國朝家室何公伯子京掃搜之農家澆工得前後集并附

六三

平日知聞補畧成帙付之梓越嘉靖丙申司勳鄧季公喬踵其事乙卯邑令強公仕嗣而續之又四十稔則萬歷丙申邑令浙會稽陳公時會當纂輯獲勦鉅典至今上壬申則又三十七稔余適代庖竊有感夫版官攝政後先累若其為此志作郵者數百年僅四五君子耳其哉志之殷於頌人如此也後志而起者獨無人乎登謁先師廟見丹桂樹蟠根果有如志所稱秋花盛則得雋者多然視其齋廡奄頽願即捐俸修理庫獄為官舍重地城池為守禦大防隨捐俸修之因登古平西臺扼龍山頂有亭翼翼疎松如畫一邑奇觀志豈欺哉旋取勝於風俗攷徵役於籍圖星野在上地產在下人傑在中薦紳先生以公事至一似有昔時名賢鉅卿爛然紀載意象奉直指觀風幸與士講藝盡日清慧而文信覺有然齊民勤力作少爭訟不違於古而速於感化又有可觀焉者會大

隨倉無粟可發。時郡踰貴視嘉靖庚子為甚。余僅能以遠糴近賑為計。而四封富室爭輸義米從事。則亦比屋可封之徵也。流寇標劫逼處數十里外。及乎有嘉靖辛酉攻城之慮。議者拘於防禦之書。欲毀遠城民居以固吾圉。余不忍以城外為匪民。且不備諸關隘。能保此孤城否。况此邑為郡要害。而可無出萬全乎。爰檄鄉兵鄉兵鱗集。爰募義勇。義勇響應如秀嶺增田。菜英鐵樹諸隘。莫不實有以聲之。荏苒遂不敢窺關。四方安堵。則又風氣剛勁。果銳之徵也。至於均賦為正。余方以兵荒緩之。彼且以輸將急之一洗。滛年玩習。竟不知何以為余應。若夫選舉日盛。人物日著。祀典日崇。與夫官師之臨蒞。無不對諸志而觸余。甚哉余興起於志。而與志相須。不能已也。余代庖半期。矢公矢慎。往以率物而鼓梓風。華民各有心。夫風尚勁直。雅崇氣節。會稽陳公毅之矣。質直有氣。

六四

好自卓立。家宰何公又先叙之矣。余惟昉題名之意。漫為增入。即未遑千載纂修之會。而已符四十年續刻之期。異日者訪求實錄。登諸郡而視之。又登諸會而視之。史書炳煥。或有所稽。倘亦求詳。勅簡之一班云。因附續志為叙。

按徐君時進雲南人。崇禎辛未間授建昌府通判。士甲春攝理。廣昌縣事。在王公薨之後。徐公應宿之前。邑志未載。郡志秩官表亦遺漏。今修志時。因其出身別無所考。見且係攝理。故秩官內仍未便增入。特識於此。藉文以存名云。文亦不佳。

呂氏采史目錄序

明宋 濂

皇帝既正宸極，龜定幽燕，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
 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啟十三朝實錄，建局刪
 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
 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宣宗，
 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
 十六年之事，舊之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
 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
 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統重鎮，一
 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
 仲善，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
 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策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書，
 則令譯而成文，其不係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
 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

江西通志卷之六

六五

三

羣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平灤燕南諸郡，
 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至丁丑，開局於國子監，至冬十
 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昇至行
 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
 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鬢間，己未，至濟南，其諮
 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年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
 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
 還京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
 夏六月，復謁關上進，仲善以功陞大常典簿，尋為丞，且以史事之
 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
 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
 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
 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原於厚，則一而已，嗚呼，史
 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

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竇祥楊雲翼之所錄哉
順帝一紀卒得為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
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
焉

江國曾通序

篆韻集鈔序

明 宋 濂

鄱陽劉彥正幼承先訓留意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
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後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
之字義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
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編以附於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
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至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已雖然說文
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
琦所著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觀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惟恐其不
明何鄱陽之多賢耶周氏所著已盛行此編士大夫多取觀之濂
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編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
六書博雅之士慎無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煜字彥正知嚴州
建德縣氣貌粹然有道之士也具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明 梁 寅

余觀古詩之作也，必有為而作，皆足以興起夫人心焉。故定之方中，為營室也。泮水為興學也。干旄為見賢也。木為燕朋友也。若是者，人心之興起宜矣。天朝於九州平定之初，詔以明經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之士雲集於文場。于時行省參政滕公按察副使安公同莅貢舉事。行省都事馬侯道泉按察經歷劉侯景文實左右之。劉侯賦詩以歌盛美，而兩府之賢咸和。考試六人，則余與番陽蔡深淵、豫章傅箕拱、辰臨川張潔以修何淑伯善、河南艾實若、虛及凡在貢院者無不屬和。金玉之章前陳後列，嗶嗶乎洋洋乎，如八音之並奏，雖聲之不同而同合於太師氏之律呂，何其美哉！既寫成軸，劉侯命序之。余謂大藩之選士而升之朝，甚盛事也。其方之營居室，修學宮，見賢人，燕朋友，不猶重

六七

乎哉！宜和之衆而傳之久矣。抑是詩也，獻賢能之書有日矣。士之獲薦者，方于于然而來兩府之大臣，賓之于庭，歌鹿鳴之章，以為錢詩之作也。又安得而已乎？余歸山中，雖不獲與，而篇章之傳者，余尚願見之。

石岡書院詩序

明 梁潛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餘世矣。松竹鬱然，庭宇幽邃，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於兵，儀鳳從孫梅溪復創之。元季又燬於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創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廢興，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勵行，秉時以固，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登宋漕貢進士，致身顯宦，其裔子安亦仕宋為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為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

六八

得列於太史氏，以暴白於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墨故楮，猶寶之如此，至於死節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士從巡，遠先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岡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者。况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舊業者哉？自誠先生敦厚而信慎，雖老猶善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子省身於翰林，以子安之歿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咏之，且謂書院名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予為史官屬為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敢辭，故備書以序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甘工科奏疏序

明 梁 份

二科條奏凡五疏觀察甘公在諫垣時所上也公起家邑宰留意於時務以治行最擢為司諫正色立朝遇事無所隱其五疏累累各干言指陳時政有鼂家令賈太傅風下大臣議奏可引為條令或格於議世亦爭傳之故天下莫不知有甘工科奏疏者友人陳繹思常語予曰生喜讀史尤喜讀歷代名臣奏議蓋古人成述可流覽而知一時之政事機宜則萬變紛紜而無一定以無一定之事勢測以一人之神明凝目屏氣起坐而沉吟方以為竭智殫慮揣摩已至矣言脫於口而事勢已非議論失策古今坐此者何多也况堂陛之嚴持以入告非有深謀遠慮過人之知識足以禪國計而利民生得於心書於牋奏坐言起行無銖黍毛髮之差者則言雖至文章雖報可豈足煩記載而垂久遠也哉自周秦以來二

六九

千年間奏議之存焉者代幾何人幾何疏此生所以每讀一過未嘗不感慨淋漓反覆流連而不能自己也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后從諫則聖今天下非臺諫督撫例不得有疏疏上內廷以議論屬之六卿而六卿以從違謀於胥徒胥徒徇其私意因緣為奸動引科條以拒言者雖臯陶為士伯夷典禮夔教樂各陳其事且曰例已有之無費辭也嗟乎臯陶伯夷夔之言顧不足以啟胥徒之聽而胥徒之所允惟行文書守法令之疏是行文書守法令之疏願賢於臯陶伯夷夔之言此不待智者而辯之矣然則諫之不從非不從於后而不從於胥徒彼胥徒也而如是焉未必不非六卿之過也嗟乎名公卿之學術既不得盡用於天下其碩畫名言且不得與古奏議並垂載籍者豈其少哉雖君子忠君愛國各盡其心而已不在奏疏之傳不傳也然孰與讀其疏而想見其人乎

此生所以於奏議一書尤感慨淋漓而不能自己也。繹思之言如是。予深憐之。戊寅遊楚南，因繹思交甘公公，諫和長者，晉接以禮。若不知其為方岳大臣，且不知其諸公子冠繼結綬，接武於天朝。其為人可不謂賢乎？公五疏當變起東南，軍興之際，其救時之務行之二十餘年，承平久而無筭，何思之深而見之遠也。則疏之傳也固宜。先是公官常岳，歲戊辰，武昌兵譁，咸謀以應，公不動聲色，以秘計消弭之。武昌以平其識，時濟變定禍亂，大率類此。此不具論。論其五疏之傳者，繹思曰：善，請因以為序。

禮經類編序

明李經綸甫豐

聖人尊禮建極，所以尊道也。禮惟品節乎仁義，舉人道之全體焉。方今禮典殘蕪，正之在五，有體焉，其曰辨，有言焉，其曰知，有義焉。其曰精，有講之之弊，曰究，有得之之妙，曰識。五道不失而後經言舉矣，是故精神心術貞節則而變遷焉。之謂禮，禮之本也。其見諸動止服食之間，有所擇節焉，之謂禮，其彝倫愛敬之施，一折成文之謂禮，其愛憎取予進退死生之從違者，之謂禮，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其身以及家國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眾體以成名，老之謂禮，經禮三百生焉，其立政教物定法以為天下守命，曰制度之謂禮，治官六典作焉，是三卷禮之文也。故曰禮有本，有文，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文為者不謂經曲乎？奈何仲尼之定典而見播於惡秦也。後儒未及於言考禮而謂三百之目曰三千，又且知有經

曲而不知有制度故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其言善矣獨未審不
傳儀禮者將何傳不或其混三而一之有為三禮考註者指言周
禮儀禮禮記也而非經曲制之辯惟經惟曲惟制實為禮記具之
而未盡乃不獲分章示情於後世可不為典措之嗟歟不敏竊窺
聖旨之緒得分度於星長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名曰禮經類
編爰首太學猶五玉之五珪之有珪也學乎禮功禮乎學道爰次曲
禮或小而近或重而實也有正經別經逸經增經及傳爰次儀禮
德之後過文之後質也於禮有經而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雜
經變經曲經制經其目於經有傳而正傳析傳逸傳雜傳別記亦
惟其目爰次制度周官與焉萬事之綱羣物之極而儀禮之維也
經別傳列而大義安矣爰次通傳言之三及者乎爰後中庸猶四
圭之有卣卣典瑞四圭有天也道貫之中體貫之德用貫之業乃博乃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約禮之精也外紀尾置疵複之言也記為之正次官為之正所亂
不以也編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羣分類革也
外記一卷不以混經庶幾曰無播我仲尼之典哉儀禮十七篇文
仍而析其二祀方明吳氏逸經六篇乃有去取小戴記四十九篇
其篇名仍者著文純不分其文分者存名乎分文之表其相雜者
去而之他存名而分文例其有傳中取經者蓋經之不可闕者也
亦不去傳中之經免決裂焉周官五篇乃釐為六而考工仍錄之
其取諸語傳記說以為逸經增經者存補之道也雖然聖賢之言
有義也而或誤傳之于何其敢辭正周官之意深矣而或疑之于
何其敢辭釋制有法也而或說之譎予何其敢辭辨或特議或分
注一惟求聖賢之心其無所甲乎注讓者禮記實惟陳注優儀禮
則通解考註有得也周禮則吳氏何氏有得也學庸增經則朱子

蔡氏董氏有得也。翰厥遺經，功在數子。而我文公之論，尤卓遠。經亦各有註求之，可焉。嗚呼！禮經不可易言矣。吳文正三禮叙，似有次第。然謂曲禮為通禮也，何居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本曲禮之經，而謂之義也。何居耶？特牲雜傳，吉軍賓嘉四禮，而獨隸祭義也。何居且謂分傳附經，為失尊經之體。夫傳以明經，利學正所以尊之也。不然，何儀禮之經多引記，繁後而喪服一篇，乃可為之傳乎？析類分明，絕無硬礙，而文正非之，亦泥古甚矣。世有進少儀參曲禮為上經者，似有見乎曲禮矣。而遺乎內則、玉藻，何莫非曲禮耶？且以郊特牲為儀禮，逸經王制為二禮，雜傳共為顛哉多也。客有言禮者，乃謂禮者心之理德也。心德之於三禮，猶規矩之於方員，而禮文無足學斯言也。殊為使人自聖之甚。蓋不知惟天下至聖之禮，合體用而一貫，猶規矩之方員乎？心身家國天下者也。學

江西通志 禮部 卷之四 禮儀 禮記 卷之四 禮儀 禮記

學禮其可已乎？是故知道而後知禮，知禮而後知教。禮者道形而教生，詠歌在詩，施行在書，有得失焉。而春秋勸懲之達天道焉。而易象顯神之禮舉，而經教彰焉。由教有得，而人才興焉。守曲禮之大節，不進於經制者，君子達經曲而用之，不與於制作，可與述治者。賢人悟焉，而具體者大賢誠神者至聖。禮教之尊，其可已乎？嗚呼！七經三墳四書，七緯日月五星，黃帝察之而文章著，四山南北二傳，復分南北四水，江漢河漢神高導之而脈絡明。二經曲禮備禮六典，官制度配乾坤，而不息。今何敢信其為功時嘉靖辛丑二十五年八月朔旦。

範數觀通序

明李經綸

真西山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愚謂君子之立言也非實
 有功於世教者無強作也嘗讀洪範稽疑而知龜著之用重龜所
 以下著所以筮著短龜長而龜為尤重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
 德筮之為用顯矣自秦人坑焚太卜失守而龜書不傳此稽疑之
 用不著而彙倫攸數之一端也然深求卜筮之理則有可得言者
 筮以知卦卦之德方是故天地山澤風雷水火蓋造化對待之橫
 象也下以知兆兆之德圓是故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蓋造化
 流行之縱數也對待者成象成形之謂流行者五氣順布之謂一
 方二圓莫或可闕是以與鬼神合其吉凶夫龜以下圓非聖人之
 強作也天生神物服氣而不食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流行之
 九數昭文於背實所以啟聖人之不神者由是求之也惜其占兆不傳周後天

二行相一三六福結

志

之三

八卦以示天地之用似乎象中有數然其論流行者復始乾坤十
 二卦之大分焉耳又即六十四卦而圓圖之則二十四氣分配不
 合而六陰六陽之序疎密盈縮又不通矣於是益知不可即象為
 數而深惜龜占之不傳也天不愛道幽贊於九峰蔡子而八十一
 章之範數作焉是數也洛書之用神龜之所示者也其體本於九
 疇其占通於五氣實與龜卜之義異繇而同理焉是故本之以五
 行數之一水二火是也敬之以五事數之取類象德是也厚之以
 八政數之循用月令是也協之以五紀數之十有二月二十四氣
 之運行是也是四者皇極之所以遠也又之以三德數之因占設
 教是也明之以祕疑數之德合著策是也驗之以庶徵數之七十
 二候不忒者是也勸懲之以福極數之吉凶悔吝是也是四者皇
 極之所以行也若夫中五不易而進退存亡皆不失其正者又皇

極之所以尊也故名之曰洪範皇極四篇以明皇極為洪範之主
 範數為九疇之原原為內則疇為外矣不敏沉潛有年乃悟範數
 之占昭合龜縱之妙灼墨雖不可復假者而月之實足以知流行
 之數而有補於彙倫也用是行義為之觀通更演分而著備敬仰
 聖天子建惟皇之極明穆疑之用考天心之順逆以歛福錫民則
 是書也可以立之太卜與易筮並行以代龜占所謂神明其德而
 備稽疑之功者矣嗚呼是經也詞章者見之謂之文高簡者見之
 謂之贊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世有述者訓詞而不通其意不通
 則不信不信則不尊觀其所通而蔡子之功始著也哉嘉靖丁酉
 年冬十有一月丙戌

江表遺書 卷一 詩經 李經給

詩經教考序

明 李經給

聖人之教未有不本於正人心者人心之正未有不本於聖人之
 天德王道者也求詩之義而不本於天德王道則聖人之教晦矣
 夫詩之源流其來已久舜典曰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此以詩而立天德之教者大禹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
 戒之以丸歌俾勿壞此以詩而立王道之教者然曰聲曰歌又皆
 因音樂之奏而以詩辭為章者也蓋音樂者人情所樂因人情而
 飾之以禮義於以用之於祭祀燕飲賓客燕閒以養人之性情移
 風易俗使民日遷善而不知此詩教之本意夫聖人之所謂樂章
 者所言皆天德王道之粹所謂雅樂者也而天下之人又或放其
 辭作詩以咏其所懷而其所言則有善惡美刺之不同可以知人
 君政治之得失故天子巡狩之際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以行黜

之	習	諫	諷	之	用	而	非	朝	廷	大	禮	之	所	施	矣	夫	太	師	隨	時	采	錄	之	詩																										
幽	風	鴟	鴟	以	後	方	篇	雖	亦	周	公	之	時	所	作	然	亦	不	過	為	學	士	游	息																										
者	也	夫	太	師	采	是	詩	何	所	用	頌	則	以	為	廟	樂	風	雅	則	學	士	游	息	之																										
成	王	周	公	之	時	所	定	雅	樂	之	章	其	餘	則	康	昭	而	後	太	師	隨	時	采	錄																										
常	思	齊	皇	皇	假	樂	公	劉	河	而	聲	卷	生	阿	行	周	頌	二	十	六	篇	除	成	命	噫	實																								
幽	風	七月	二十五	篇	除	何	後	正	小	雅	二十	二	篇	鹿	鳴	四	牡	皇	華	裳	及	不	同	矣	唐	虞	夏	商	之	詩	遠	不	可	稽	而	今	之	所	傳	者	自	商	頌	五	篇	之	章			
諫	之	樂	所	謂	卿	士	獻	詩	即	箴	賦	誦	者	以	此	而	其	用	則	與	雅	樂	之	章	不	同	矣	唐	虞	夏	商	之	詩	遠	不	可	稽	而	今	之	所	傳	者	自	商	頌	五	篇	之	章
諫	之	樂	所	謂	卿	士	獻	詩	即	箴	賦	誦	者	以	此	而	其	用	則	與	雅	樂	之	章	不	同	矣	唐	虞	夏	商	之	詩	遠	不	可	稽	而	今	之	所	傳	者	自	商	頌	五	篇	之	章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晉書館
廣紙

舊傳三千餘篇而孔子所取不滿三百者何孔子欲繼周公之志
事兼述作而其所取必其可以正人心者也其美善者必其可以
繼天德王道之粹如洪其刺惡者必其可以立德如
山葉節者必其得性情之正如若夫美而非善怨而非分畏而非
恥陳惡而無刺何以勸何以懲於時天下罔知取舍故仲尼斷自
三百十一篇焉夫何聖制未彰遠經秦燹三百篇之詩不無散逸
而刪詩之傳於後世者未熄漢儒求其數而不得遂以鄭衛淫奔
諸詩補之嗚呼大可罪也夫淫奔諸詩何以知為漢儒所補如東
晉猶自作詩以補南陔諸篇此可以類推矣或曰惡者可以為戒
鄭衛諸詩何妨殊不知存經與巡狩不同彼巡狩之時善惡相形
誅賞攸係故人知此等詩為可耻千載之後既無誅賞在前彼初

學	何	知	之	有	徒	為	導	亂	之	醜	辭	而	已	或	曰	春	秋	善	惡	兼	記	詩	獨	不
可	乎	殊	不	知	春	秋	記	惡	必	著	禍	敗	之	應	與	夫	貶	責	之	文	非	獨	載	其
邪	蓋	謂	詩	人	哀	樂	得	性	情	之	正	此	三	百	篇	之	正	義	也	又	曰	放	鄭	聲
此	淫	奔	詩	決	非	孔	子	之	所	存	也	惜	乎	先	儒	弗	克	深	探	二	言	之	旨	
而	遂	成	漢	儒	之	謬	矣	不	敏	深	懼	漢	儒	誣	詩	之	非	或	啟	後	世	廢	經	之
禍	攷	斷	舜	禹	周	公	孔	子	立	教	之	意	取	其	無	益	於	天	德	王	道	之	粹	不
可	以	正	人	心	者	削	而	黜	之	庶	有	以	得	聖	人	詩	教	之	情	可	以	傳	之	萬
世	而	無	弊	矣	禮	曰	協	諸	義	而	協	則	禮	雖	先	王	未	之	有	可	以	義	起	愚
之	教	攷	亦	竊	附	於	茲	義	也	哉	若	夫	賦	比	興	之	義	或	小	異	者	足	文	公
之	未	盡	也	正	變	之	說	不	拘	時	世	者	以	其	變	中	未	嘗	無	正	也	文	義	之
訓	有	出	乎	已	立	者	盡	詩	人	之	精	微	也	次	叙	之	移	易	類	從	之	整	嚴	則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以便乎學者之求用焉其大序之存而小序之去者以朱子之論
 聖人復起而不易也至於全經之大旨剖析之微言則集傳之於
 不敏實有罔極之恩而敢以告於天下後世者嘉靖戊申歲冬十
 一月丙午

石壁存稿序

明 李良翰

季札之辨樂也師襄之鼓琴也文中子之譚續詩也人志世風微
 應牙兆鑿若鬚眉洞若肺藏何其精也今人合堂席聆音察貌知
 言乃希惜夫言者難知之者難寫不由哀觀不鏡裏故難也夫土
 有風習有尚國有故構枳殊性蝻蛉之祝類我於越之介接比而
 異聲木直也繩金利也礪是是已語有之山居之民仁南豐多崇

李郭凡集序

明 李萬寶

郭凡李子既卒之逾年其子一捷輯其遺稿彙為三種託為宗之
 有力者為之鋟梓殺青斯竟一日奉以視予且索一言弁諸首簡
 予受之潸然誼不忍辭乃敬諾而序之序曰予於郭凡之亡也讀
 其詩未嘗不悲其窮且不能無惑於天道云太史公曰天道無親
 恆與善人而深悼惜於夷齊顏淵之儔若郭凡之孝友篤至砥行
 立名言若不出諸口擇地而蹈之所謂善人非耶然積學工文辭
 聲稱焜燁竟不獲一第遭回坎壈動觸禍機又享年不永抱爵貴
 志而歿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空同子有云勝觀數定觀理郭凡
 宜值其未定者耶抑才者造物所忌將奪而還之不欲盡泯其精
 英耶嗚呼悲矣悲矣郭凡為憲副石沙公冢嗣幼有異質讀書一
 二過即成誦不忘博極載籍亡論經史即諸子文選丹醫佛書靡

七八

不咀涉獨舉業古樣十試不利於有司自是亦頗厭棄畢力追古
 作者有馳騁藝林並驅中原之志材思敏妙頃刻百千言每即席
 賦詩杯酒未寒一篇輒就初若不甚經意然篇中每有奇句雖推
 敲竟日者卒亦無以過之詩初喜六朝後反而學杜泰透風骨足
 稱入室者文則一以史遷為主字摹句擬務極精到其他各家雖
 確暢如蘇典則如歐亦不甚着目此則其所蔽也郭凡酬應之作
 半代言題咏漫興多不屬稿故稿亦不存是刻撮拾於散帙之中
 隨拾隨刻漫無詮次中間瑜瑕並列亦不暇選擇然一披方恨手
 澤遺逸雖片言復字必加珍惜尚忍輕擲哉其用心亦可憫矣郭
 凡時時過予水竹每來必飲每飲必作積久成帙予別梓而傳之
 并附於斯集之後庶以洩予之悲也郭凡諱良翰字伯憲初號平
 湖郭凡其更號云

董文信公集序

明 李東陽

董文信公集若干卷其子天錫手自編校將板梓以傳公初舉鄉
 薦游國學時已能古文歌詩嬰及第入翰林奉詔與庶吉士肄業
 學益博製作日益工四方造請酬應無虛旬月其直經筵有諳讀
 之章使朝鮮有述事之錄在兩都有純行之作并為一集蓋皆皆
 公所自錄而散佚不存者弗預也予與公同官久惟相契厚朝夕
 偈和吟相為諧謔必以文公嘗謂文章貴規矩尤尚警策苟執常
 而不變雖多而無所用於予感乎其言而亦傲乎其文也古之以
 文名者若左氏司馬氏釋氏皆預史事歐蘇曾王內皆出自翰林
 蓋翰林史局典法所在理道所出以為根幹律度之真正藻飾之
 華彩迥相裨績若所謂專門而居肆故雖不中亦不遠自餘聞見
 獨得者固不乏人而出豐之珠泛駕之御殆亦多矣公所為持文

七九

大抵皆清峭簡潔脫去塵俗不高荒誕之語雖不能盡錄以傳然
 觀一隅而知室嘗一醫而知羹飲求公者於斯集焉足矣國朝儒
 臣出翰林者類授為文惟劉忠隱從其所重陳莊靖則避其名文
 信之論凡四而其所文者不同張崇士士強尚清倪禮部尚達吾
 師禮部恭公尚平正公之文則如前所云者二禮部之文予嘗嘗
 有序述茲特舉其概而為之序故獨詳之云爾公薨之寧都人諱
 越字尚矩號圭峰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太子少保皆士大夫所
 熟知予以易名故集稱其檢公之行應議法所謂小心畏忌者予
 已為銘墓可又見云天錫繼舉進士累官刑部郎中今為山東都
 將運鹽使精學問慎官守克肖其父且能闡通予及公詩多至十
 百首其詩予序尤汲汲不置謂非此則先君之日弗暇屬稿之夕
 公適見夢嗚呼其亦有感於予言也夫

陸大司馬平寇奏績序

明 袁 淳

大司馬北川陸公總督四藩視師八郡一仗敵而逆寇張健等伏
 誅聖心嘉賞馮既拜手馳言以稱慶矣癸亥夏閩廣餘孽復起公
 陳師鞠旅遠將合攻而生鎮守都以待不數旬劇逆沒銀等俱轉
 至戲下蓋俘獲不下百餘而斬首以數千計浮敵不載言以紀成
 績才大梁寧之黨則有嚴強孫道粹若而人林朝曦之黨則有陳
 紹祿若而人饒表之黨則有萬鼎克若而人三圖之賊則有萬鼎
 生若而人朱蘇之賊則有張崇恩若而人其烏合蟻集實繁有徒
 煽禍一方流毒三府故建寧職表雖戮而餘孽未殄是民禍之根
 本猶在也北川公一鼓而殲蕞無遺俾恃險負隅之徒陰懷不軌
 而未遠發者赫然如雷寔在上而弗敢犯四境晏然民得安業其
 湯平之烈不亦偉歟雖然公之烈足以光宇宙而垂不朽而要之

八

非公之心也往歲饒埔大捷六軍凱旋公下令曰吾蕞汝渠魁
 汝脅從復汝蘆舍與汝更始汝毋或叛以為兵端是欲回枯槁於
 陽春移釜魚於淵沼也而反側不服自底滅亡不猶田之有禽而
 利執言於長子者乎吾嘗聞公之筮仕刑曹也奉命改刑八閩凡
 無事於疑者悉為開釋全活以千數今於巨寇則亟誅之不少貸
 冀其心悔後異致哉蓋開釋者侶安善類生物之仁也誅戮者禁
 伏兇人衛民之仁也孫卿有言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人也
 義者相理相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是
 可以語公心矣聖主以江南既平番公為南少司馬甯寧生員蘇
 大用李珠等荷公教澤獨深而屬予言為贈予不佞惟叙公之全
 績原公之本心以俟太史採焉

李長卿文序

明 黃端伯

江西文體變自廬陵而其後有臨川王氏南豐曾氏臨川之學世
世不衰湯養仍陳大士尤其表表者也南豐之學後世無傳歷數
百年而有李長卿氏長卿老子之苗裔而立言殊類大儒深篤雅
澹猶有曾子回遺韻其居使之然也曾子固以文章起家兄弟三
人彬彬濟美長卿中興曾氏學而成鄉輩從而和之伯仲之間自
為師友孰謂當世無元凱乎

泮林討古集序

明 林先祖

以砂磔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為本草以鮮介
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
燕代之北汝穎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
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通明達者豈欲以詩
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竊游酒狂囊中無他物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之同心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
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也子曾子人品為甚高由宜春過湘潭
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千其
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為
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為非必嫉賢也
亦誠駭於其說耳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
吳楚則其威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宏三逆人主之
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亂之器直可為侯王
傳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
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
者未必非肝膈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常於吾叙
同年

武寧為南昌屬邑，僻在萬山之間，數十年來，士之事詩書者，或無心以出，而縉紳之東西行者，少至。部使者亦往往間歲一臨焉。故在今郡邑中，以山縣稱，甚者不考其實，而忽其名，即乎今而輕乎古。其原則係於典籍之無徵也。四明馮公潤卿視篆以來，因訪舊志，蕩然無復存者，僅得永樂間草創寫本，閱之而知其槩，乃言曰：永之再漢，陽山之區冊，尚託諸文字以顯，是邑也。挈而置之，當不在壯哉者後，唯是志有不就，則前美莫彰，晚出弗勉，殆相須以趨於輕且忽者，而終無以辭乎人言矣。遂走使豐城，俾廉執筆從事。廉既至，於所謂寫本者，詢以故老之傳聞，參以舊家之譜牒，而質以豫章一統諸圖志，研精二月，始克就緒。雖有愧於一家之言，幸而傳之，夫人覽之，知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風俗如是，物產如是。

戶口如是，貢賦如是，疆域如是，古蹟如是，則於是邑也，必不以易視之。而聞風興起者，亦將以不少矣。馮公引重之意，其庶幾乎或副哉。雖然，昔有作海賦而不道鹽者，廉竊懼其鹵莽不止於不道鹽也。後之君子，其是正焉。馮公名琦，起自賢科，其治縣存風教於法律之中，寄精密於簿書之外，而人材之洗濯，又欲鄒魯武寧者，即此一舉，而其用心，亦可見矣。志凡八卷，卷首弁之以圖，其大小義例，覽者當自得之。

古之以圖傳者不一記曰河出圖洛出書天之垂象示人圖與書
 並行而不悖所由來尚矣其後周子元公以太極一圖授二程夫
 子然周子教人未嘗一語及太極遂有疑非元公之書爭辨紛紜
 程子則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其教人也專以孝弟徐行日用飲
 食菽粟黍稷謂此即太極也朱子晦翁繼周程之後於四子之書
 既自為傳註其於六經或註或否而散見於諸論說之間蓋周禮
 為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冬官一篇已闕小戴增損
 禮書曲禮檀弓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篇第錯
 雜不如春秋三傳尤為全書故學者多稱五經然漢儒專公穀左
 傳至東京以後始顯國語輔之以行謂之春秋外傳宋人表而章
 之名曰六經朱子恐學者習而不察乃兼綜條貫分疆畫理列之
 為圖使天下曉然知天之所以履地之所以載民物之所以莫鬼
 神之所以幽政教法令之所以網維尊卑等級之所以位置草木

江西通志館稿紙

鳥獸之所以長養一披圖而瞭然於心目之間矣夫不窮理所自
 來則滯於刑器之粗迹無以為蕃變之原不體理之所貴在則論
 於曲學之高虛不足以立大中而該全體嗚呼其幸而生於聖人
 之後也其不幸而不生於聖人之時也六經之傳自夫子刪定後
 有莊列申韓之徒異喙爭鳴悖矣漢之諸儒若董仲舒劉向馬融
 輩引經斷義附會支離散矣唐世之能尊經者僅一韓愈乃以博
 愛謂仁猶是郭廓之見也上下千百年來泯泯莽莽六經之傳不
 絕如綫迨宋中葉周程開其原朱子集其成明體致用推本及末
 而經學始大明於天下此圖尤引歸實地格物致知之要旨也至
 於今去朱子之世又五百年矣上饒為朱子過化之地圖碣具存
 灑於草萊學者當何如憫惜哉舒子曉臣怒然憂之手自抄錄匪
 伊朝夕分十二幅為百二十篇易石以板將公諸天下使學者得
 以日手一編而知所從事焉續微言於欲絕開後學之津梁其為
 晦翁之功臣無疑也子懷此久矣有志未逮今於曉臣之舉樂與
 廣其傳故次第其言而為之序

中溪八景詩序

明楊士奇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峰山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嘗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峰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峰特高諸山先得旦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此立類金壁可玩顧之巖蓋有臺相傳嘗有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煜煜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峰之麓昔有沒而漁者見陰洞有石林老人臥其上蓋龍所居也東北有玉井泉甘冽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蜜湖廣數百畝產菱藕魚鰕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潛蛟其下好事者折為八景今彭氏之序疏敬

八四

舉進士在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詠既又求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忘又託於賢士大夫為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疏敬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佳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爽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與蘇文忠公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漢傳列女凡所能皆書宋史惟書孝節我朝今甲則得旌節其以
 孝聞者特勅有司獎之而已夫孝節皆女行也孰難乃觀其地而
 揆其事孝出天性供常職善承於丈夫子之所倡者皆能則其地
 順而其事若易稱也節非有卓拔之見剛勁之腸忍耐矜練於困
 窘挫誘阻誚而不易奪者弗能則其地逆而其事未易久也斯節
 難以德色評語而觀在漢淳俗且然斯孝亦難前史兼書固宜而
 今孝節皆得並聞蓋亦兼而重之就是而為之差等旌獎畧異其
 施此則激勸之深意也是其意獨勸乎為人婦為人妻者也婦道
 同於子獎其孝以教人子妻道同於臣旌其孝以教人臣所以教
 者將使其視孤婦寡妻陸陸乎心孝節而不懈吾為人臣子如之
 何其於君親而後遺之此又激勸之妙機也吾邑以節聞者今則
 屏門王君妻某氏王君棄之年始二十三而生信南子建中也數
 自苦志為節事其寡姑而教其子於成立里上其節狀於觀風臺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八五頁

察蓋信南子未發跡時也日久叢勸論賈且定臺臣始請旌於朝
 則勸典至是而節顯將與穹壤俱存而大母成媳之慈信南子承
 顏之孝益慰矣信南子日且服勤臣職其無忘厥報也哉吾知其
 資移之學明之裕矣矣待於勸而後與因序其卷而深致乎斯焉

重修南昌府志序

明 胡儼

郡之有志，一郡之事物，皆載焉。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及國計簿，謂為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蓋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戶口之登耗，人材之顯微，風俗之美惡，可以一覽而得之。吉甫居相位，固以此為重，為守令者於此其可忽哉！豫章之有志，始於雷次宗，後其書亡。南唐涂虞補撰豫章古今志，時時引次宗舊記為證。至宋洪躬駒父謂虞書贍則近穢，疎則及漏，又時有牴牾，非完書也。乃持摭書傳，疏所見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方乘。元劉有慶潘斗元又補述續志，凡十四卷，然流傳不廣，書多湮沒。歷世既久，又皆殘缺，所謂郡之文獻，誠不足徵也。儼嘗承命纂修天下郡志，一特郡邑所進之書，非苟簡則冗雜，至於錯謬莫此為甚。同列舉以見示，惟有慨嘆而已。未幾，以末疾賜歸，不及

八六

見其書之成，養疴居閒，山林無事，知府任肅伯雍乃以是書詣吾廬而請。噫！此余之夙負也。况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其可辭乎？遂力疾而為之。然編者遷就書者傳譌，較之昔人，尤有可歎。於是會諸生舉其綱領，類其條目，其可考者正之，無可考者以意求之。足梳剔扶剛，其繁穢探幽發隱，正其誣謬，遠覽旁搜，補其遺缺，詳略互見，要其會通。庶幾一郡之事物，千載之文獻，有足徵焉。而任侯於此，可謂知為政者矣。雖然，衰疾之餘，獨見無詢，徒勤皇甫之心，輒有師丹之忘，其不備者，尚有待於後之君子云。

大理寺少卿程公平寇詩序

明 胡 儀

江西郡邑歲連侵民阻饑樂安永豐新淦尤甚介三邑之間有山
 曰大盤嶺巖峻叢木荒榛毒霧嵐煙陰翳蔽障細民不率禮教
 多冥頑暴狠於是樂安曾甲者以妖術動眾相煽而起者眾數萬
 柵巖穴以為阻狐鳴鳩張如豺狼斬竿揭旗標偽號署偽官嘯
 聚山林焚劫遠近居民苦之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討遂達於會府
 三司及白於御史時監察御史新安程公富按治於茲聞其事即
 與會府諸公等其方畧發兵捕討而都司檄守長河僉都指揮吳
 堅以其兵會公抵其所堅兵遠未至乃調近兵而吉安之兵至者
 纔二百公復糾集過所及郡邑民丁以助聲勢自將擊之無不以
 一當百賊蜂屯蟻聚初亦抗師公出奇制勝一鼓敗之賊眾披靡
 如摧枯拉朽遁者撤其窠穴潰者窮其蹤跡既而堅兵與會府之
 兵繼至賊益窮蹙氣伏林藪盜偷生降者不絕公乃擒其渠一
 魁擊其醜類送之會府安輯其民人民大歡悅歌頌載道道都督
 武公僉都御史五公偕至喜寇之平按轡而還公復與會府諸公
 丕蔽寇囚殄戮首惡分別徒從開釋無辜騰章告捷聖天子嘉公
 之績特降勅書褒勉甚至遂擢公大理左少卿錫賚有加噫若公
 者可謂得其時展其才能行其志者矣布政使咸寧陳公將合能
 賦者歌詠以傳屬余序其事而為之引嗟夫擒獮寇盜御史之成
 規建功立名君子之能事崇德報功朝廷之大典是皆不可無紀
 故序次如右以備國史之採擇云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明 胡 直

吉部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景從艱關
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履翁生永新巨宗官
學士院檢閱雅與丞相妹婿彭震龍善當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
為援履翁聞輒傾貲起義結邑人願司理偕震龍為城守候王師
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為赤悲哉入國朝宏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
龍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採公議疏諸朝履翁竟得從
祀而吉人士聞者莫不咨嗟詠歌尸祝肝鬢宛有生氣履翁之裔
始敬避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幾傳
登正德戊辰進士為煥煥弟某等感先烈榮國典因錄刻省郡志
所傳履翁死事及蒙褒顯末題曰旌忠屬余友王尚涵氏序諸首
今二十餘年持燬孫元澗等又續刻之請余為序余嘗怪荀子言
性惡反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有義人
生有氣有知而有義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則性未始惡也荀子

江省通志館稿紙

八 頁

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事余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後也孟
氏云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義
烈亦未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即後之崇報雖人列俎豆祇
益為勸曷為繁當其時余邑死事劉士昭出鐵工余宗靜山當敷
天為元矣而獨以一夫操耒抗之其事猶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
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余獨信人心之義
不可後而又慶奮義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澗等又率
其家之遊余門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婿可大偕來視成遂奮筆
著之篇端

邑乘紺珠序

明 趙師賓

昔唐相張燕公云有人惠一珠持之能藥健忘諸凡生平經心目
者悉能記憶名記事珠其色紺又名紺珠解者曰此言心也燕公
蓋作是隱語云爾及讀文太青太微經言朱童者心之嘉贊也與

黃庭所載黃庭中人衣絳衣義相符恭則紺珠信乎云心矣取以
 名邑乘亦曰仗朱童以為師借墨卿類人佐之備一邑故事今不
 湮滅制魯史名春秋取諸天晉名乘取諸地楚名檮杌取諸物茲
 名紺珠取諸身義雖不同實則惟一古者風鴻紀秩雲鳥分司即
 有傳文易首庖犧以前民用於觀卦著者方觀民之象此邑乘所
 由肇哉尚書載禹貢九州臚列云詳毛詩十五國風悉備民俗歌
 謠麟經記十二公行事三禮爾雅各所紀述盡闕民生日月經與
 史殆璧合鑿駁者與秦變封建為郡縣漢唐宋因之諸侯各國之
 史流為即志邑乘勢使然也豐邑禹蹟屬揚州殷周列荒服同吳
 楚與會盟故人文希翫然自言游以吳人樹文學名洙泗斷髮文
 身俗漸不變滄臺子投璧於江駐旌豫章儒風鼎盛漢則徐孺子
 下陳榻與郭友道陳太邱諸名人雁行唐封滕王元嬰王子安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序昌黎亦著篇宋陸象山兄弟鼎峙紫陽吾豐如曾密公父子祖
 孫科甲蟬聯暨南渡趙氏諸侯王寓馬一榜二十四進士於戲戲
 哉迨明興科甲百有餘人其間道德節義事功文章炳炳麟麟國
 史省志指不多屈貢院題柱亦云廬陵南豐鶴湖鹿洞他可知矣
 宿不揣荒陋以戊子夏日合元劉水村先生大德問所修南豐州
 志十五卷符良臣先生正德間所修志十九卷譚勺泉先生萬曆
 乙酉所修備錄十一卷王見竹先生萬曆丙戌所修縣志七大卷
 參訂而手錄之刪其重複節其支蔓補其缺畧詳其序次又取近
 日事文細為編定一本中心不敢漫滅期為信史彙本其書蓋覓
 之譚君虞言暨旁為博採因局戶六閱月庶幾裨官野說亦足備
 金匱石室之一斑

南征奏凱錄序

明費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為民患。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威楊公廷宜分司南贛。膏餉兵以備盜。於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寧李侯敷等莅上猶，破禾沙等寨。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莅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侯珣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利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莅能州勦之。閏月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俸一等，褒擢之恩尚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甯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為憲副公賀。於是南有南征奏凱之錄，甯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於軒轅，周官太師以凱樂獻於社。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

江西通志續編地理部
江西地理博物誌
卷五

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鷲若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鏡歌，亦多叙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寇賊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與戶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賦車諫，發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於凱奏之遺音。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為侈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閱律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惟幄籌畫之諮，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關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備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丐貸於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昏

兵之先務而公能履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王君起甲
料有志樹立其治兵術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觀茲功之成宜其
喜甚而欲予張之子雅辱公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雙節詩序

明費宏

信之境山奇而峻水清而駛而人之生其間也亦或肖之願不能
推戴蘊藉以就夫渾厚和平之氣耳亦宜有以使之也然其於履
冠厲以志節相高鄉有其俗而人安其習則又有足多者矣葛源
在郡治西北數十里其山水清奇尤為予所賞愛予雖未即其地
跋而望之意必有高潔不凡之士鍾其靈秀而出於其間以顯名
於當世既而得今夏官主事鄭君毅見其篤志好修卓卓朋儕中
固已心焉異之然憂患相仍不見君者久矣頃之南都君持其所
集雙節詩見示予讀之知君之賢蓋有所本而葛源之靈秀不獨
士君子鍾之雖婦人女子亦無愧於覽結之名勝也雙節者石塘
祝為姑歸孔貫甫年僅二十有六而整孤一日麟於時纔六歲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地理博物館
葛源

為婦歸麟年三十有二而整孤一日潤於時纔十歲鄭氏一脉之
微至麟與潤岌岌乎殆甚矣賴二母辛勤鞠養幾絕而續潤今且
六十以毅封貴而毅之才猷德器可以達到無疑二母之有功於
鄭氏何其大哉夫抗志抱節在士君子猶以為難故當流離顛沛
之秋往往喪心失守蒙垢而貽笑况於弄瓦闈觀無境外之志者
乃能卓然有立皦然不緇與峻嶺清流高闊潔於履戴之間蓋
甚難矣而况姑始之婦終之板手貞松勁柏之並聳炯乎堅冰美
玉之交輝求之叔李頴靡之餘尤不易得也是不足以見鄉邦習
俗之美耶昔游女有難犯之貞共姜守靡他之誓皆見於國風蓋
人倫之大王化之端有不可泯然者然則諸公之作草於茲集固
東懿好德不容已之良心而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况予鄉郡於
是無言乎因書以為雙節詩後序

修江先賢錄序

明 費 宏

修江先賢錄凡八卷所錄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訖乎我朝
 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以繫之修江修江寧望也江何以修名江
 自寧入於鄱湖凡七百里其委修而遠也或曰江源修潔飲者類
 之故多賢而可錄也何賢乎所錄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以庸
 勲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蓋中間異教之在編次者皆
 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錄之者誰乎今之賢者閩
 憲周君公儀實修江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錄乎據歷代之史蒐諸
 家之集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參稽而互訂之蓋甚博
 而核也錄之而又為之贊者何歎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
 固然也錄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
 錄勢不得以太激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

江西龍興物信
 江可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
 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錄乎人非愚陋
 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
 錄賢果足以重其鄉乎于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地非
 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錄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
 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錄之也奈何秉彝好德達之天下論世
 尚友始於一鄉賢手吾前有所取而法焉賢手吾後有所感而興
 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為博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
 為之縷縷者錄而非予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